

戰史叢書
尼羅海戰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269B



戰史叢書 第一集
第五編

尼羅海戰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尼羅海戰史目錄

- 第一章 亞不幾灣之沿革英國艦隊司令長官涅爾孫追尋法國艦隊
- 第二章 尼羅海戰之梗概
- 第三章 涅爾孫發見法國艦隊於亞不幾灣法國艦隊司令長官伯爾智部署艦隊
- 第四章 涅爾孫用兵神速定左右夾擊軍略
- 第五章 法國先鋒艦五艘與英國先鋒艦八艘之血戰法國先鋒艦降伏
- 第六章 法國旗艦阿利穩多之勇戰涅爾孫之負傷
- 第七章 英艦倍列羅紅之血戰伯爾智之戰沒法國旗艦阿利穩多之爆發
- 第八章 法國艦頓郎多之勇戰法國後列艦隊之遁逃
- 第九章 英法兩艦隊之死傷及損害法國艦隊敗軍之原因
- 第十章 涅爾孫設祭壇謝上帝哈羅威爾贈涅爾孫之木棺
- 第十一章 涅爾孫之博取名譽大論多若列伊之勳名涅爾孫之戰報
- 第十二章 英艦遮拉斯艦長沙繆爾甫脫之密信其一

第十三章 英艦遮拉斯艦長沙總爾甫脫之密信其二

第十四章 英艦遮拉斯艦長沙總爾甫脫之密信其三

第十五章 法國艦隊司令副官伯郎且多之手記其一

第十六章 法國艦隊司令副官伯郎且多之手記其一

第十七章 大海戰之結局

罕加獨艦凱途之逸話

尼羅海戰史

上卷

第一章 亞不幾灣之沿革

英國艦隊司令長官涅爾孫追尋法國艦隊

英爲島國。四面環海。練海軍至精。舉全歐不能與抗。其用於尼羅。卽拿破崙。絕代英雄。抱不世出之才略。氣吞六合。亦將遂姦就譖。其用於脫拉亞爾加。卽法國聯合艦隊。亦支離滅裂。至不留片影於地中海。雖然。英國海軍。猛將雲集。傑士星羅。雄俊固不乏人。而忽倏如風雨。出沒如鬼神。以智勇冠絕古今者。則推涅爾孫爲第一。其隸海軍也。身經二百十餘戰。前後之大海戰。凡四次。一尼羅之戰。一哥品混之戰。一省多威省多之戰。一脫拉亞爾加之戰。

尼羅海戰。起於埃及尼羅河口。爲震天動地之慘劇。亦英法兩國。國運消長之關鍵也。法人稱曰亞不幾海戰。蓋尼羅河口。其形自成一灣。名亞不幾。亞不幾海戰云者。亦其適當之名耳。夫亞不幾。非僅以海戰顯。卽陸戰亦甚著。流血爲川。積骨成山。法蘭西土耳其之古戰場也。法土之戰。在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後於海戰一年。然欲讀者比較對照。便於記憶。故特於海戰之前。略述梗概於左。

先是。拿破崙聞土耳其兵一萬八千人。由陸地至亞不幾。欲要擊之。自將中軍。提輕兵。

六千長驥直進。然土兵多精銳近衛兵。勇藝拔羣。且精礮術。營中大小銃礮甚多。以英國士官熟悉兵學者。指揮隊伍。兵器之整齊如此。兵力之強盛又如彼。若遠修防備。而於亞不幾村內之要隘。據險以逆法兵。固不難一戰以擊退之也。拿破崙英敏果斷。早知土兵之強。欲乘其未備。掩擊之。乃傳令耶斯他引古馬拉獨郎涅斯諸將。以疾風迅雷之勢。肉薄敵壘。法兵故勇悍。激戰數刻。土兵不能支。盡棄所守。逃於海濱。爭投船中。法兵追北。逼海岸。狂飛礮彈。以尾擊之。土兵死傷無算。全軍沈沒。尸浮海面。海水爲赤。回憶前年英法艦隊。奮戰灣內。法軍大敗。艦覆兵殞。尸骸艦料。浮蔽海上。無立錐之地。有令人不忍逼視者。而此次陸戰。亦不讓於海戰也。嗚呼。亞不幾之水。何累爲積尸之窟耶。夫海兵屯集艦內。軍艦沈沒。自難逃生。至於陸兵。亦全行遭殺。實慘酷之甚。近世戰史所不多見者也。

戰罷。法將古利巴懸。懃握拿破崙之手。而祝曰。執事真大將。蓋天下無雙之俊傑也。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即陸戰之前一年。拿破崙雖以征服埃及爲念。苦心焦慮。日夜運其方略。不料運命一變。忽釀慘澹之一大劇。不旋踵而及於禍。蓋此實爲法軍海陸未曾有之經驗。雖拿破崙勇素著。亦不能拯其創傷也。夫以法國聲威赫赫。壓倒全歐。

之勢忽焉而隕其聞望。損其國力者。非皆尼羅一戰爲之哉。

是時海軍大將伯爾智任法國艦隊司令長官拿破崙使伯爾智護送陸兵直赴埃及以登亞歷山德港之岸。故率艦隊屯於亞不幾灣拿破崙欲自亞歷山德由陸以進加伊羅乃傳令伯爾智曰勿徒以艦隊屯於亞不幾灣坐墮英艦之術中。蓋拿破崙思患豫防故於其未陷覆轍而先下此令也。伯爾智亦知其不利欲移艦隊於哥呼紆港然欲暫待加伊羅之消息進退不決以是失機竟以重寄之身陷不測之禍。不惟不敢侵異域之土且大殺法國勢力於埃及而使全歐之意嚮爲之一變。

英國艦隊司令長官涅爾孫接法國陸兵進發德紆倫港之報尙不察其遠征目的於是部置艦隊航於根據之地雖奔走於亞志勞拉閣亞獨利亞施克涅不爾斯等處日夜索其踪跡究不能知其所在至西利之沿岸始悉法艦之侵埃及也乃更整戰備晝夜兼行目指亞歷山德縱意所如涅爾孫之意既決顧謂左右曰苟遇敵艦無論何時何地必一決雌雄以爲快旣而至亞歷山德之東亞不幾灣內始見敵艦時千七百九十八年八月一日也。

吾人觀亞不幾灣內外英法兩國艦隊數十艘掀翻波濤奔馳縱橫當知此戰不亞於

多拉亞爾加之大戰。占歐洲海戰史上。重大地步。其結果有非易決者。故其紀此也。補遺漏。去煩冗。而務得其要焉。

第二章 尼羅海戰之梗概。

涅爾孫之遇法國艦隊也。時方晡夕。陽西沒。暮色蒼然。海面朦朧。不辨航路。涅爾孫以出陣之初。既約將士。一決雌雄。不欲虛此夕。遂傳令曰。夜陰雖不便攻擊。然乘其不備。亦兵家之常也。請子等勉之。剿滅敵艦。在今夕矣。於是偵察灣內法艦之陣。初法艦全隊。以司令長官伯爾智之命。列隊爲正確之半圓形。十三艘作弧線。與海岸平行。而以其前列之先鋒艦。與亞不幾島相對。又置礮臺數十於島角。犄角以防敵艦之入。伯爾智曰。竊計曰。假令敵艦突前入我艦隊之內。內外夾擊。則我不能操縱自如。奈何。故以其旗艦（阿利穩多）陣於艦隊中心。不使敵艦近接。更擇敗船脆艦。配置前後。以備不虞。蓋伯爾智之布置陣列。秩序井然。注意周到。自普通兵學上論之。亦可謂無所間然。若以此與尋常之敵相抗。固捍禦有餘。無如涅爾孫智謀深遠。勇氣猛烈。其古今傑出之才。有非伯爾智所能敵者。況涅爾孫所統艦隊。數與法艦匹敵。其軍實亦不甚相上卜也哉。

英國艦隊司令長官立於船首指揮艦隊進航於法國先鋒艦與亞不幾島之間。（加羅典）艦以稍列陣後急欲與本隊合遂間道直進操縱之際誤膠沙灘進退失據故其礮門無由發射不能決戰艦員皆不得已而坐觀勝負然以其先膠於沙灘亦足使他艦警備而不蹈該艦之覆轍也。

旣而（加羅典）之後（閣拉伊亞斯）撫宿斯（阿利翁）（阿達西亞斯）四艦排煙冒彈相繼重進迭經法艦島角中一躍而突入於法國艦隊之內更駛而至於法艦（頓郎多）之側蓋（頓郎多）者位列法艦之第八號是該英艦四艘已深入法艦隊之中堅而突進矣於是四艦交開礮門彈丸迸射專以全力攻擊中心與前列其餘英艦奉司令長官之命亦衝入法隊飛礮猛攻法隊前半遂被左右夾擊陷於重圍呼籲無路仰望太空則夕陽已落天色濛朧俯眺水面則硝煙火燄閃如灼電戰漸酣礮聲次第加猛而法艦隊中旗艦（阿利穩多）以孤軍遭夾擊其慘痛迫切尤有不可名狀者雖然反而觀諸英國艦隊其死傷損害殆亦不讓於法艦也如涅爾孫所領（倍列羅紅）艦艦隊中久以精銳著名敵丸亦碎其檣桅穿其船腹至捩轉船首逸於陣外其餘數艦亦損傷殊甚相率而休戰焉。

夫涅爾孫畫策如神。役艦隊如手足。百戰百勝。所向無敵。而法國艦隊司令長官伯爾智亦智勇兼備。當代之英傑也。當其艦隊爲左右夾擊而陷於重圍也。伯爾智見各艦狼狽。隊伍欲亂。倉卒決計。揭信號而令後列總督曰。後列更率艦隊繞出英國艦隊之右側。而與前列中心猛擊敵艦。是時海軍少將比列尼紓乘（格拉馬德爾）艦。指揮後列。不幸夜中黑暗。加以亂軍。無由認伯爾智信號。株守本位。以是伯爾智計窮。卒使堅固之陣。支離滅裂。不可收拾也。若使此時比列尼紓從其信號。率部下後列艦隊掩至英艦之外。擊以巨礮。以爲伯爾智援。則英國艦隊亦必如法艦之左右被擊。中原之鹿。正不知果死誰手耳。豈不深爲伯爾智悲哉。

涅爾孫機敏豫防。有此不測。常目注敵艦後列。恐其迴擊。戰戰慄慄。如履薄冰。及比列尼紓之不應信號。始幸免於大患。

夫勝負之決。僅在一呼吸間。軍隊當危急之際。雖無將令。臨機應變。以應援本軍者。亦部將之責也。故比列尼紓者。卽不辨伯爾智之信號。苟不株守本位。作壁上觀。無不可自出方略。急切趨赴。以拯危軍於水火之中。乃性質優柔。徒守繩墨。卒致僨事也可。勝慨哉。故曰法國之此次大敗。非伯爾智之過。而實比列尼紓其人之罪也。由此觀之。則

比列尼紓於次年脫拉亞爾加海戰。其所以敗績者亦不足怪矣。若置比列尼紓於烏阿多爾羅之戰。則亦與古巴志相等矣。質而言之。是雖本國艦隊。陷於敵軍。鑿戰礮丸之下。艦員各盡死力。以保國旗。而比列尼紓不惟坐視本國軍艦。半歸於敵。不出一臂之力。以相援手。且率部下四艦。遁出戰場。以爲大廈將傾。一非木所能支。與其拘守陣地。而被禍曷若全其數部之爲愈耶。噫。怯懦至此。吾不禁投筆而爲之長太息矣。爾伯智雖勇武絕倫。至計窮力竭。莫可如何。其身疊被重傷。鮮血淋漓。然猶直立甲板。嚴傳號令。將士勸以暫入療室。瞋目而叱曰。司令長官氣息不絕。不可斷號令之聲。此甲板。卽司令長官之墓地也。言未終。礮彈猝至。貫其胸。卒然昏仆。左右兵士。愕然失色。奔突其傍。則見伯爾智雙瞳炯炯。朱唇不開。勇猛將軍。遂爲鬼雄於地下矣。

法將德紓。勞施脫亞斯。與伯爾智齊名者也。戰漸酣。與伯爾智縱橫奔馳於甲板上。盡死力以督士卒。會爲敵丸貫其兩股。顙仆於後。尙強起蹲踞於甲板。鼓舞勇氣。號令之聲不絕。右手持煙草。神色自若。無何礮丸再發。轟然自頂貫其胸。亦噴血身仆。要之此海戰。與歐洲兩大國之國運相關。併繫全歐之安危者也。因此大戰。而天下紛爭日起。凡敵愾者。上自將校。下至士卒。莫不見危授命。視生死如鴻毛。爲國捐軀。等節義於山

嶽。知進而不知退。知死而不知生。其負大名而戰沒者。不堪枚舉矣。

至夜半。忽見法國旗艦（阿利穩多）火起。光焰燭天。全艦灰燼。其餘法艦。或破損或沈沒。全艦隊中得生還者。不過比列尼紳督率之遁艦四艘耳。英國艦隊。雖目擊此四艦之遁竄。然戰鬪方激。無暇追擊也。

右所述者。海戰史上赫赫有聲。尼羅（一名亞不幾）海戰之梗概也。此海戰實法國海軍所未曾有。其敗軍結果。頓殺海上之權。海軍之損失。實不少也。非特海軍之損失不少。卽其陸軍。亦最可悲。拿破崙之所指揮者。何不幸而失其護送軍艦。天涯萬里。封鎖於埃及內地。全行斷其歸路哉。要之此次海戰。實使以英代法。而掌亞弗利加之霸權。一擊之後。不啻鹽法國海軍之腦。俾不能逞威力於海上。觀其戰後。法國海軍。遂委靡不振。亦足徵矣。故其次年。脫拉亞爾加海戰。雖聯合法西兩國組織艦隊。而卒不能與英抗者。同一司令長官。不得其人。而亦以法國海軍之不振有素也。夫然而脫拉亞爾加之敗。非敗於既敗之日。尼羅海之戰。已顯爲厲階矣。

第三章 涼爾孫發見法國艦隊於亞不幾灣內 法國艦隊司令長官伯爾智之部署艦隊。

前章略記戰情。試於下章更述其詳。

英國司令長官涅爾孫指揮艦隊。追尋法國艦隊。抵亞歷山德港口。實八月一日午前十時也。遙望港口。桅檣林立。旗幟翩翩。然其碇泊船舶。概係中軍艦。小軍艦。而無戰艦。一艘。蓋以亞歷山德不過一小港。法國戰艦十七艘。勢不能泊於港內。固不足怪。英國偵察艦（亞歷山達）（斯威多宿亞）二艦。潛近港口。偵察敵情。則見沿岸城砦。皆有法國國旗。飄揚空際。陸兵無數。彼此列隊。固守要地。其防禦周密。固足以豫備不虞。

先是。英國使軍艦（遮拉斯）孤軍離陣。離亞歷山德。以察東方二十里之沿海。正午十二時。忽揭信號而報本隊曰。法艦以十六艘。編成艦隊。投錨於該灣內。是蓋發見法國艦隊於亞不幾灣內也。於是英艦隊大呼起錨。指東方。乘西北風。其進如矢。

英國艦隊。以全力尾追法國艦隊於地中海南岸。海水滔滔。金波漾漾。數刻之內。將見旋乾轉坤。一大激戰。然此節俟紀之下章。茲且於八月一日以前。先述法國艦隊之部署。

七月一日。法國艦隊司令長官伯爾智督率艦隊。護衛拿破崙抵亞歷山德港口。不意英國涅爾孫先派一小艦隊。於其附近。偵察動靜。於是伯爾智畏涅爾孫之機敏。急傳

令艦隊各使戒嚴。時陸軍總督拿破崙尙乘伯爾智之旗艦。目擊涅爾孫深謀遠慮。始知不可輕敵。急命伯爾智曰。盍乘此時無事。以陸兵登陸乎。於是伯爾智聽拿破崙。與其部下兵士登陸。更進航於馬拉巴烏多城附近之一小灣。蓋馬拉巴烏多城去亞歷山德府陸路。不過六里也。

自七月一日籌畫兵士登陸之餉。踰六日。兵器餚糧悉備。於是伯爾智竊計。若急退艦隊於亞歷山德港。遙爲陸兵聲援。則彼此兩利。雖然。亞歷山德港內水淺。不能多繫戰艦。乃遣中軍艦六艘。及小軍艦等。以護衛曩所留於港內之運送船。自率戰艦十三艘。中軍艦三艘。合計十六艘。舳艤相噦。竊指亞不幾灣進航。蓋亞不幾者。去亞歷山德東方十五里之良港也。

旣而艦隊達於灣內。伯爾智懇切周密。部署各艦。嚴整戰備。以禦敵國艦隊之來襲。今試紀其配列之陣法。其西北沙灘相近之海。先鋒艦泊焉。使各艦均隔一百亞特之距離。依次排列。其後連環如鐵鎖。其陣尾與海岸相隔。僅二十四英尺。陣形整齊。將士等交相謂曰。我艦隊之陣。作一直線。前後聯絡。而對海岸。雖有勁敵。決不能侵我首尾。而衝入陣內。我軍祇以全力防禦。陣外足矣。

上文既述艦隊之陣列。茲更詳記配置各艦之序。其礮艦則以（格紳利亞）列第一陣。
（空且郎多）列第二陣。（斯巴德多）列第三陣。（亞且伊倫）列第四陣。（烏爾阿領）列
第五陣。各艦皆具礮七十四門。第六陣則司令副官海軍少將伯郎且多之旗艦（呼
郎克領）礮八十門。而美志生馬志涅爾爲之艦長。第七陣則司令長官海軍大將伯
爾智之旗艦（阿利穩多）礮百二十門之巨艦也。（蓋阿利穩多）者。曩稱爲（山斯古羅
之多）乃法國第一堅艦。夙著名於天下者也。此役海軍少將加烏亞母爲該艦副帥。
而以猛將薩比昂加爲艦長。（頓郎多）艦。礮八十門。列第八陣。（希行爾）艦。列第九陣。
（馬加）艦。列第十陣。礮皆七十二門。提督海軍少將比利尼紓之旗艦。（格拉馬德爾）
礮八十門。列第十一陣。（遮涅爾）礮艦。七十四門。列第十二陣。（志摩列翁）艦。礮七十
門。列第十三陣。

司令長官伯爾智以其艦隊泊於險地。日夜戒嚴。專待陸地拿破崙之消息。更築礮臺
於亞不幾島上。使爲艦隊之聲援。中軍艦（達伊昂）（加斯志）（亞德美斯）（遮利紳斯）
四艦。及小軍艦四艘。礮艦數艘。共沿海岸。在艦隊內前後梭巡不絕。以防敵襲。雖然。伯
爾智之心。終慮英國艦隊之襲擊。戰戰兢兢。殆有風聲鶴唳之感。

某日英國偵察艦二三艘。忽焉露於港口。偵察港內情形。旋還海上。又以他巡邏艦潛來港口。各有所躊躇者。於是伯爾智竊自信曰。英艦雖逼處港口。然旣知我艦隊之戰備。非彼所及。不欲輕易交戰也。恐怖之念。始少減云。

第四章 涼爾孫之用兵神速定左右夾擊之軍略。

八月一日午後二時。法艦（希紳爾）揭信號以服敵國艦隊。現於西北海上。法國艦隊猶毫無忌憚。以單錨碇泊。其錨繩之彈機亦不完具。而各艦之水兵。以求飲水。往往在陸留於艦內者。不過數名。旣而伯爾智召陸上水兵畢集艦內。又分中軍艦之艦兵。於各戰艦。下令各艦。使成倉卒交戰之備。以爲既扼要地。而嚴部署。則無論涼爾孫之勇烈如何。決不敢乘夜攻擊也。豈知修備未完。敵將軍略出其意計之外。竟以頑強之艦隊。整其隊伍。薄暮突進陣列。伯爾智大驚。遂高揭信號於檣頭。使各艦固其軍隊。更令各於其船首下錨。但焦急之際。各艦狼狽。多不能應命。

英國艦隊。旣整戰備。當未達灣口之時。各艦早由左舷之士官會食室。取繩結錨。且彈機畢具。蓋如此布置。一則使其船側臨機應變。得任意自轉。二則使各艦攻敵。或助本隊得勢之時。則易以下錨船尾。保其位置也。旣而接近灣口。會法國小軍艦二艘。偵察

灣之內外。早知英艦來襲。遂揭信號報警於本隊。其中一艦（亞拉多）者。設計誘英艦。膠於沙灘之上。以阻艦隊之進路。遂望亞不幾島前之沙灘而退。不意涅爾孫早窺其計。下令艦隊嚴禁追擊敵艦。遂擁兵不動。

午後五時三十分。涅爾孫更傳令全艦隊曰。各艦悉宜連接於旗艦前後。構成單列。過六時。艦隊陣形全整。秩序井然。其戰艦十一艘。皆得繞灣西之沙灘。乘左舷順風。而薄敵陣。乃（加羅典）（亞歷山達）（伊威多宿亞）三艦。以相遺在後。急欲合其本陣。遂蹴波奮進。六時二十分。英國艦隊深入灣內。與法艦逼處。於是法國艦隊揭國旗於檣上。以示決戰。其先鋒（格紳利亞）（空且郎多）二艦。先行開礮。指英國先鋒（閣利亞斯）（遮拉斯）二艦。前後奮擊。亞不幾島上之礮臺。見英艦之過臺下。遂望艦上。迸射大彈。濃煙鎖海。航路渺茫。英艦勇銳突進。排硝煙。冒彈雨。既而戰漸酣。礮聲益震。彼此艦隊。其列漸亂。礮臺軍恐傷其本隊軍艦。礮遂中止。後英艦（閣利亞斯）橫截敵艦（格紳利亞）之首。突入其陣內。其船郤並列於敵艦（空且郎多）與（斯巴德多）隙地之中。於是欲保其位置。下錨船首。其曩過敵艦之側面也。岸上礮臺。及陣於前面敵中之小軍艦。前後飛彈。銅集。而（閣利亞斯）勇氣數倍。毫無沮色。猶大開左舷之礮。望（格紳利亞）（空

且郎多）一二艦轟擊。盡死力以奮鬪。彈丸如雨。礮聲如雷。水天爲之震裂。此時在後之英艦（遮拉斯）亦突進敵陣。急依敵之先鋒艦（格紳利亞）左舷。投錨。以挑血戰。以英國司令長官涅爾孫之軍略。既使其艦隊一部突入敵之陣內。復別遣一部。肉薄於外。而左右夾擊之。其時在（遮拉斯）之後（罕加獨）（美諾他）二艦。見前軍已進。突入於敵艦之左也。亦相率轉其船首。望敵艦之右突入。轉使陣於其後之（遮宿斯）在（遮拉斯）之後。於是（遮宿斯）以全力。指敵之陣內而入。忽而出於本隊前進艦（遮拉斯）與敵艦（格紳利亞）之中。更掠（格紳利亞）之船側。而出其前。陣於敵艦（斯巴德多）之側。其船體與（斯巴德多）相隔。不過二錨繩之遠。

英艦（阿利翁）繞出本隊軍艦（遮拉斯）與（閣利亞斯）之側。突進於（遮宿斯）之前。其投錨於內。法國中軍艦（遮利紳斯）忽飛礮丸。以狙擊（阿利翁）。意欲乘其未備。一舉而轟沈之。於是（阿利翁）急轉船首。整其位置。其右舷之礮。始向（遮利紳斯）迅放礮丸。轟然一發。忽碎敵艦桅檣。礮發不已。不出一二三分時。而（遮利紳斯）艦已擊沈矣。然（阿利翁）以深入之故。海水漸淺。無可進步。不得已乃轉船首以退於（遮宿斯）之前。更轉船首。而突進於敵艦（烏爾阿領）與（呼郎克領）之中。賈其餘勇。以更挑血戰。

或飛炸彈而擊在前之船尾。或放巨彈而洞在後之船首。左右兩礮萬丸齊下。不啻雨霰之飛散已。

時陣於外之英艦（阿達亞斯）忽如疾風突進。橫截於法艦（格紳利亞）與（空且郎多）之中。而侵入陣內。初（阿達亞斯）進逼敵艦（空且郎多）右舷。相去僅四十尺。以礮猛擊。於是轉於左舷。冒逆風以肉薄於四十尺之近。倍奮以挑激戰。

前段既述涅爾孫軍略。在左右夾擊敵艦。乘其後列艦隊。未交鋒之先。而擊破其前列艦隊。申言之則乘敵艦後列。未來救援前列。而掩捕之也。蓋涅爾孫若曰。敵之後列艦隊。陣於下風。卽欲應援前列。勢必大費周章。故追及法艦。咄嗟間。部署艦隊。出左右挾擊之策。奮進以冒昏夜之危險也。當時涅爾孫之旗艦（罕加獨）猛威奮迅。勢若奔獅。肉薄敵艦（斯巴德多）之右。互發礮彈。以演激烈之慘劇。而彼此之船。相隔不過短銃之半彈道。兩軍礮彈互射。無不達於艦上者。故二艦之損傷無算。其時英艦（美諾他）亦陣於（罕加獨）之前。以凌敵艦（亞克伊倫）之右舷。英艦（德呼掩斯）陣於（美諾他）之前。以擊敵艦（烏爾阿領）以決雌雄。而行於（德呼掩斯）之前（倍列羅紅）及（馬宿斯茲克）一二艦。卽英之先鋒艦。衝突於外。指敵之中心。而奮往無前者。

第五章。法國先鋒艦五艘與英國先鋒艦八艘血戰。法國先鋒艦降伏。

涅爾孫旗艦（拿加獨）率英艦八艘與伯爾智旗艦（阿利穩多）率法艦五艘衝煙冒彈。蹴立波濤。相與縱橫於左右前後。進退往來。如雙龍鬪於雲中。激戰數刻。勝負尙未決也。今試進而詳其奮鬪之狀。

其一則軍於第一陣法艦（格紳利亞）之苦戰也。蓋（格紳利亞）船首遇英國各艦。受其砲擊無數。惟陣於其左之（遮拉斯）艦。發彈尤烈。銃礮交施。沛然若驟雨之降。於是經一時餘。桅檣悉斷。船脣粉碎。戰鬪之力全喪。復經數十分。船體愈壞。艦兵死亡枕藉。仆於甲板。不能再戰。乃捲國旗而降於軍門。

夫受此左右兩面之挾擊者。非法艦之所豫期也。彼等惟專心於右舷。即外面之防禦至於左舷。即內面之守備則毫無顧慮。不意英國先鋒艦突入其內。跋扈飛揚。亂其軍列。蓋涅爾孫灼見法國艦隊自來積習。必不內外交備。會有北風。作一直線。起於海岸。波濤洶湧。涅爾孫竊謂法國艦隊。慮爲暴風擋於沙灘。必離岸碇泊。其船側海岸之中間。必留隙地。遂分其軍爲二。以一隊指外面而進。卽敵之右舷。更以他隊繞於敵陣之首。突入其內。即海間之隙地中遂作兩面之攻擊。蓋英艦船底入水頗淺。卽令接近海岸。亦無擋於沙灘。

之虞也。

其二則軍於二陣法艦（空且郎多）之決戰也。蓋（空且郎多）與（格紳利亞）其遇英國各艦被擊相等。當時英艦（遮宿斯）屢以礮擊（空且郎多）而加以（閣利亞斯）及（阿達亞斯）二艦亦齊與（空且郎多）挑戰。且（阿達亞斯）所占位置最宜。礮彈無不命中。故（空且郎多）陷於重圍之中。進退維谷。接戰之後。僅二十分時。大小桅檣盡歸灰燼。夫（空且郎多）亦法國著名之堅艦也。豈能坐視敵彈之至而無所忿激哉。其艦員亦交相奮勵。誓死防戰。卒不能一試其技。以奏功者。蓋以位置失宜。概爲本隊之船艦所妨礙也。及其船體愈壞。遂不得已。撤國旗而降於軍門。然其降伏。尚在（格紳利亞）之前。實導降艦以先路。於是（閣利亞斯）及（阿達亞斯）二艦直擄（空且郎多）。以博先登之功名矣。雖然。二艦經數刻之激戰。艦體亦多損傷。艦上帆架概被破碎。錨繩亦斷。至無以利其進退。

其三則法艦（斯巴德多）之血戰。而軍於三陣者也。方戰之始。（斯巴德多）逆英艦（遮宿斯）及敵將涅爾孫之旗艦（罕加獨）前後奔駛。互發礮丸。無何而英艦（阿達亞斯）與敵艦（空且郎多）接戰之餘。後艦發礮。以援本隊二艦。望（斯巴德多）連發猛

烈礮丸。英艦（美諾他）船首亦屢微（阿達亞斯）對（斯巴德多）連發巨礮。於是（斯巴德多）猝被四面之攻擊。寡不敵衆。桅檣寸斷。船側碎壞。全力沮喪。亦乞降於軍。計其降伏時刻。殆與（格紳利亞）同也。

其四則軍於四陣之法艦（亞且伊倫）之勇戰也。蓋（亞且伊倫）繼（斯巴德多）之後。而斜陣於列內。以挑動敵。涅爾孫旗艦（罕加獨）之戰。前後左右。奔馳馳逐。誓死相持。以（罕加獨）之勇悍。幾亦不能當其鋒銳。漸退於後。將失位置。於是（亞且伊倫）乘勝發礮不輟。欲一舉而捕之。以疾風迅雷之勢。肉薄而來。（罕加獨）艦體大傷。勢甚狼狽。幾撤國旗。乃間髮不容之頃。英艦（美諾他）遙望（罕加獨）罹苦戰。亟亟奔救。躡波而進。據其上部礮座。連發三十二磅巨礮。以擊（亞且伊倫）彈雨礮花。紛紛亂擲。雖鐵甲之堅。亦難保不成虧粉。其時礮聲轟烈。水天動搖。黑煙混濛。天地冥晦。蓋斯礮爲兩艦隊中無匹之巨礮也。於是（罕加獨）以得本隊之援。復鼓勇奮戰。雖（亞且伊倫）之驍勇無匹。其能以疲勞之衆。敵蓄銳之新援耶。由是艦體破碎。勇氣大挫。加以英艦（遮宿摩）亦來援救。復發礮彈。而（亞且伊倫）苦戰愈甚。艦上桅檣不留其一。不得已亦歎恨而撤國旗。是實午後九時三十分也。

其五則軍於五陣法艦（烏爾阿領）之血戰也。蓋（烏爾阿領）與陣於其右（德呼掩斯）艦挑戰。互發礮丸。譴譁無間。乘之相距頗近。（德呼掩斯）所發礮彈。爆墜於甲板。無不命中。又陣於其左英艦（阿利翁）與他艦接戰之餘。連開礮門。以應（德呼掩斯）。故（烏爾阿領）忽受兩面挾攻。艦體異常破壞。遂陷危境。其前檣及中檣概爲粉碎。堅剛如（烏爾阿領）艦。遂無以維持其位置。乃斷錨而退於本隊旗艦（阿利穩多）之側。下錨休戰。其距離亦僅隔錨繩而已。

（烏爾阿領）損傷如此。逸於陣外。而英艦（德呼掩斯）之破壞。亦最重也。緣（烏爾阿領）雖脫戰列。猶時時發礮復仇。乃自其舷側。發射最終之一丸。訇然破空。而轟於（德呼掩斯）之艦上。其長大前檣。摧爲二段。於是（德呼掩斯）轉其艦首。退於（呼郎克領）船首之右。與（沙巴令）暫時休戰。其下檣三枝。與船脣俱被敵丸轟擊。左右前後。旋轉動搖。偶觸輕風。卽有摧折之狀。然猶不止此。他若（美諾他）亦以囊助（罕加獨）與（亞且伊倫）血戰。左右兩舷。大小檣桅。並被破壞。惟比之法艦。則不可同日而語也。蓋以上所記八艘。其帆架全壞者。惟（德呼掩斯）一艘耳。而法國前列艦隊五艘之降。列舉其序。則一（空且郎多）二（格紳利亞）及（斯巴德多）三（亞且伊倫）四（烏爾

阿領)也。

第六章 法國旗艦(阿利穩多)之勇戰 涅爾孫之負傷。

夫以夜陰而施攻擊。其爲本隊與敵艦。無由明辨。勢必混雜紛亂。而有同類相殺之虞。故涅爾孫欲各艦不相混淆。先傳令綴明燈四種於船尾高處。照耀水面。且高揭省多西若希之白旗於船側。此旗當時英國軍艦專用以爲徽章。中央大書赤十字。雖暗夜無不明瞭。易與法艦三色旗區別。

於是全艦各燃明燈。綴於船尾。其時正值七時。英艦(倍列羅紅)近法國三重甲板之大旗艦(阿利穩多)船首。對陣相持。明燈朗照。忽越船首而逼處(阿利穩多)之側。得佔恰好位置。卽投錨船尾。開礮接戰。三四分時間。英艦(馬且斯施克)突入敵艦(頓郎多)之側。連發猛礮。一丸下墜。殪其船長白爾耶斯。於是乘勝奮進。(頓郎多)艦體負重傷。且喪主將。全艦混亂。勢如沸鼎。兵士狼狽。志氣喪沮。欲暫離列外。以養銳氣。遂斷錨而離(阿利穩多)之側。退於下風罷戰。英艦(馬且斯施克)以不見(頓郎多)亟望附近之法艦(西紹爾)互飛礮丸。共決雌雄。以其船側恰向敵艦錨鍵。頗不利於本隊之位置。乃少轉船體。以船首向上風。亟下船首大錨。以定戰位。蓋此位介立於二敵

艦之中。其船首左舷爲（頓郎多）。其船尾右舷爲（西紂爾）。故兩舷開礮彈丸迸射。有一舉兩得之便。

英艦（亞歷山達）進於（斯威多宿亞）之前。因避亞不幾島之沙灘。糾回轉其艦首於側。而（斯威多宿亞）遂乘隙踰（亞歷山達）以直綫突進於前陣於敵之旗艦（阿利穩多）。船首右舷與敵艦（呼郎克領）船尾右舷之中央投錨船尾。以烈礮擊二艦。此時英艦（令達）已肉薄於法艦（呼郎克領）船之尾左。先軍於（烏爾阿領）艦陣之空隙。以助（斯威多宿亞）專向（呼郎克領）猛發礮彈。蓋此位置最得機勢。本隊礮門雖直對敵艦。而敵之礮門無一足以擊本隊者。以是不受一礮。而得縱意擊敵。礮丸無不命中。敵艦遂以重傷。蓋（令達）曾以救擋淺之（加羅典）艦。幾失戰機。然此爲害甚微。卒與他艦同臨戰地也。

午後七時。涅爾孫優游甲板之上。嚴傳號令。督戰如常。會有一丸。轟然挾煙飛至。中其面。應聲而仆。是時艦長勞利亦在甲板上。號令士卒。瞥見此狀。卽扶之下醫室。蓋涅爾孫本眇右目。今又中一彈。皮潰肉爛。全掩其目。目眩神昏。氣力大耗。時（罕加獨）艦軍醫方在別艦療一傷兵。聞涅爾孫負重傷。倉皇馳至。亟行診治。涅爾孫辭曰。兵士先我

負傷。豈有後者先醫之理。宜先治彼。而後療我。軍醫唯唯退去。涅爾孫自度已無生理。招牧師命力委以後事。且謂之曰。我艦曩與法艦（亞且伊倫）決戰。幾爲所獲。所以幸免其難者。（美諾他）艦之力也。乃召其艦長羅伊斯懸懃謝之。且問曰。我死誰代我而督軍務。羅伊斯曰。若勞利者。其庶幾乎。是時勞利方報捷於本國。於是使哈德代之。旣而軍醫療痊傷卒。復診涅爾孫曰。輕傷不足憂。衆心漸安。異口同聲。連呼萬歲。全艦狂喜蹈舞。軍醫勸其安臥。不許。呼書吏命作戰報。吏不果來。乃援筆直書。揮灑自如。若毫不知有痛苦者。

未數分時。英艦（亞歷山達）突進於敵艦（頓郎多）退陣之隙地據之。蓋其位置在法國旗艦（阿利穩多）近傍。其右舷正與敵艦尾左相值。乃投錨於船首。向（阿利穩多）開戰。先是當英艦（令達）陣於（阿利翁）之內。（阿利翁）常向法艦（呼郎克領）迸射礮彈。英艦（美諾他）亦助（阿利翁）合攻。又當法艦（烏爾阿領）逃戰之時。（阿利翁）及（美諾他）乃任（呼郎克領）之礮擊（德呼掩斯）而不顧。遂專薄（阿利穩多）欲乘勢破之。二艦齊首挑戰奮鬪。同時留於其後之二艦（呼郎克領）與（德呼掩斯）各互奮驍勇。虛實進退。而與他舟互交血戰。

既而兩國艦隊戰鬪愈激。一時煙浪翻騰。朦朧蔽海。人聲礮響。呐喊沸天。其光景慘憺。誠有令人毛髮悚豎者。然以此渺渺海水。更有最可悲痛之一大變局者。無他。卽三重甲板大軍艦（阿利穩多）之爆發也。蓋此事出倉卒。敵艦本隊均所不料。故皆跋扈狼狽。相顧愕然。欲知該慘劇所由來。試更詳述如左。

第七章 英艦（倍列羅紅）之血戰。法將伯爾智之戰沒。法國旗艦（阿利穩多）之爆發。

夫進不知退。戰不期生。勇名軼於羣流。在英國艦隊中。（倍列羅紅）艦。當其接戰之初。欲奏其偉勳。以猛若奔獅之勢。而突進敵陣。屯於敵之中心。奮勇不顧。竟望法國旗艦（阿利穩多）奮死力而薄擊。彼此轟發。礮聲不絕。進退往來。如猛虎之嘯於深山。若蛟龍之翔於空際。且壯烈迅速。不啻電光火石也。（倍列羅紅）艦。雖屬勇健。彼法國艦隊亦屬著名無雙之堅艦。豈易制其死命耶。乃彈丸雨注。爆落於甲板。艦兵死傷不勝指屈。船尾忽壞。未數分時。其長大之中檣。分爲一段。墜於甲板。艦兵十數名。枕藉死於其下。全艦之命。迫於旦夕。已無生之氣矣。

此時法國艦隊司令長官海軍大將伯爾智在旗艦（阿利穩多）之船尾樓中。廵行前

後指揮士卒觀交戰之狀。以所衣大禮服。粲爛奪目。爲敵軍所見。彈丸四起。掠影而來。其危殆實甚。伯爾智毫不畏避。若無事然。安步其上。忽被重傷者三。其一創正中頭部。眼眩不能自立。衆勸其退於療室。伯爾智不聽。裂布裹頭。神色自若。已而欲下於後甲板。又有一丸自空飛來。轟然貫其胸部。顛仆於後。兵士等欲扶以下療室。伯爾智氣猶未絕。朦朧開眼。微息叱曰。甲板者。司令長官之墓所也。乞以余快眠於其上。言終瞑目。是實（阿利穩多）之爆發前一時間事也。

據某筆記曰。伯爾智之中彈而仆於甲板也。（阿利穩多）艦長薩比昂加殉於其傍。而某筆記則曰。當（阿利穩多）之爆發。艦長薩比昂加抱其十歲幼子。赴旋渦怒濤之中。父子俱死。其說未審孰當。姑存之而備攷焉。

此時法艦（亞且伊倫）艦長特拉獨及（頓郎多）艦長呼亞摩斯亦被擊仆蹶。其他艦長六人。亦半死半傷。

午後九時。忽有火焰一條。閃閃映於（阿利穩多）艦之上。漸次延燒。成燎原之勢。爛爛如炬。自（倍列羅紅）艦上眺之。適如在第一甲板。自（斯威多宿亞）望之。如在其船尾。其發火之源。衆口沸騰。其說各異。或曰錨鍵膏油及其他之然質物。引火成災也。或曰。

(阿利穩多)囊以欲燒英艦。多貯燃質物於艦內。會敵彈中其上。遂惹此大火也。二說莫衷一是。然陣於(阿利穩多)之側。英艦(斯威多宿亞)專向敵艦之燃料物。發射礮丸。轟然爆落於甲板上。則實情也。法艦既罹大厄。甲板之上。一埽而空。恐廣闊如船尾樓中。死者不止一人矣。

當是時。英艦(倍列羅紅)船體既負重傷。仍出死力奮戰。及見(阿利穩多)艦內忽發大火。恐延燒己艦。遂斷船尾之錨。退陣於彈道以外。旣而火勢愈烈。黑煙蔽海。光焰燭天。全艦鎔於火中。盡歸灰燼。此艦爲法國第一猛艦。艦兵無一弱者。上自將校。下至士卒。猶効死弗去。衝烟冒火。連發礮彈。其第一甲板飛出礮丸。猶轟轟無所間斷。英艦(倍列羅紅)恐其延燒。將退於(阿利穩多)之側。而(阿利穩多)之礮丸已中其前檣。摧折爲二。墜於船首左舷。副艦長及水兵數名。猝被壓死。(倍列羅紅)艦危急萬分。其卒得脫於萬死之中。以獲生路者。蓋以得向風之利便也。即以敵艦之首在上風也嗚呼。風向之關係於成敗也。亦大矣哉。

法國旗艦(阿利穩多)火勢愈烈。炎焰騰燒。明如白晝。自午後十時發火。達於極點。霹靂一聲。全艦爆烈。火團簇簇高起。亂散四方。使蒼蒼海上。忽呈離奇之觀。此固東西洋

未有之大變也。時英艦（亞歷山達）（斯威多宿亞）及（阿利翁）三艦。以其近於（阿利穩多）。慮火團墜於艦內。早爲之備。故三艦長傳令艦員。或閉鎖其左舷礮門。及槍口。或檢火藥包。及其他之燃質物。悉移之艦底。又令火夫各備水桶唧筒。警戒周密。而具救火之器焉。

（阿利穩多）艦之爆烈。天柱地軸。勢若崩頽。其悽愴之狀。幾非毫楮所能罄。其陣於附近之各艦。無不受其激震。左右旋轉。或船底爲屈。或機軸爲脫。海水滔滔。侵入船內。倉皇狼狽。策無可施。亦委心任命而已。忽見火焰一團。墜於英艦（斯威多宿亞）之甲板上。延燒高檣。幸艦長敏捷。轉使船體。逼近（阿利穩多）。以避飛焰。得滅其火。尋又有火一團。墜於英艦（亞歷山達）之甲板上。蓋以（亞歷山達）位置。比（斯威多宿亞）去（阿利穩多）。距離少遠。故被延燒之厄愈甚。其上部之帆。及船首之三角帆。皆燬。漸及檣桅。於是艦長咄嗟令水夫。斷其帆架。及其餘長材。乃得樸滅火勢。（斯威多宿亞）艦。爰避此危險之地。更求安全之策。而遠退焉。

第八章 法艦（頓郎多）之勇戰。法國後列艦隊之遁逃。

因法艦（阿利穩多）之爆發。英艦之被焚燬者。固多。而法艦之罹此災者。亦不少也。其

中尤以（呼郎克領）爲最甚。其松脂材木及繩片等堆積甲板之上，故與（阿利穩多）同被焚燒。當其火焰閃空，濃煙覆艦，艦員盡出死力奔走撲滅，幸得無事。其間法艦得免此災者，惟陣於其次之（頓郎多），因（阿利穩多）轟發之先，已斷錨早脫戰列，故得不及於難。英艦（須利行）及（馬諸亞）二艦亦以不在列內而免。

此時兩國艦隊經意外激變，銳意大沮，茫然無措。彼此礮彈同時中止，不復聞轟然震撼天地之聲。於是羣響俱寂，各艦闐若無人。風平潮息，渺渺海上，幾無一物。破此幽寂矣。未十分時，忽聞礮聲轟發，風浪亦逐聲而鼓盪空中。兩軍再鼓餘勇，奔騰上下，其聲悽然，殆有令人不忍聞者。

其先發礮者實法艦（呼郎克領）也。該艦雖損傷殊甚，僅餘下層礮臺，仍開礮門，猛向英艦（德呼掩斯）及（斯威多宿亞）發礮。於是該英艦二艘，亦交開礮口，亟與接戰。萬礮雷發，彈如驟雨。雖（呼郎克領）勇悍異常，而以一抗二，寡不敵衆，故遂陷於重圍。其子遺之檣片，斷而飛散於左右。礮臺雖堅，亦破壞無用。而慄悍決死之艦兵，更死亡枕藉，失其戰鬪之力。無已，乃捲國旗乞降。

時正夜半，法艦盡降。其奮龍驤虎躍之威，縱橫奔馳於礮煙之間，望英艦而發礮者，獨

(頓郎多)耳。蓋(頓郎多)雖曩爲英艦(馬且斯施克)所窘。且失其艦長。暫在列外。休戰。至是恢復勇氣。不啻怒濤之噴激。疾風之逆行。英艦(斯威多宿亞)受礮擊最烈。而其位置爲(亞歷山達)德艦所妨。故不能一發艦礮。以應敵軍。

午前三時。(頓郎多)發射巨彈。掠於英艦(馬且斯施克)艦上。斷其中檣後檣。而該艦嶄強不屈。仍鼓餘勇。血戰不休。諸英艦忽四面環攻。礮彈猝至。勢若迅雷。故(頓郎多)之三檣。忽沒於硝煙之中。霹靂一聲。檣身隨風而墜於甲板。直觸礮臺。礮座因負重傷。不能再發。乃(頓郎多)猶恃其負嵎之勢。不欲撤其國旗。轉錨而少退於下風。睨視陣頭而泊。如猛虎負傷。切齒蹲踞。而待敵者。先是法艦(須利紳)及(格紳利亞)二艦。既退於列外。而法艦(格拉馬德爾)之船首。留一空隙。(頓郎多)卽陣於此。欲再行激戰。望(格拉馬德爾)之前突進。時正朦朧殘月。隱於雲間。草木無聲。猛烈礮彈。不知何時絕響。而渺渺海面。寂寥荒野。忽又幽靜少時。

午前四時。天漸明。旭日半吐。粲映海面。金波搖曳之餘。復呈慘怛光景。而演創鉅痛深之慘劇。蓋法艦(頓郎多)(格拉馬德爾)(遮涅爾)(志摩列翁)四艦。與英艦(亞歷山達)(馬且斯施克)二艦。始開激烈之戰焉。此時英艦(遮宿斯)(閣利亞斯)二艦。聞礮

聲來援本隊。躡波突進亟與陣合。於是軍艦八艘凌硝煙。冒彈雨。奔馳前後。駛逐左右。共奮死力。戰鬪不休。法國中軍艦（阿德西斯）由側面望。（遮宿斯）發射一彈。（遮宿西斯）回擊一礮。轟其艦上。（阿德西斯）國旗忽捲。幾爲（遮宿斯）艦所擄。不意（阿德西斯）艦內炎炎火燄。忽焉爆發。當時（頓郎多）以下法艦四艘。與中軍艦二艘。見此英艦四艘。有逼近船側之勢。知其不能抵抗。恐怖不安。乃相率而退於下風。

午前六時。英艦（閣利亞斯）（遮宿斯）與（亞歷山達）（令達）二艦。共離戰列。航於下風。交飛礮丸。追擊法艦（馬諸亞）（須利紂）二艦。先是（馬諸亞）與（須利紂）脫離戰列。退於下風。不意於灣之南側。爲沙灘所膠。百計不能脫。爲英艦追擊。雖強項不屈。暫時應敵。卒至力窮勢屈。而撤國旗。

午前十一時。法艦（遮涅爾）（格拉馬德爾）二艦。率中軍艦（加斯志）（利耶多）二艦。逃自戰場。向東北而退。其使此四艦所以得乘機而退者。以曩於下風尾。追敵艦之三英艦。忽軼出於上風也。

法艦（志摩列翁）既退去於下風。以水淺膠於沙灘。方其將擋淺也。艦體搖動偏右。折其前檣。彼同時逸於例外（遮涅爾）以下四艘法艦。亦舳艤相啣。轉船首於其右。竊向

灣外而遁。惟時英艦概失檣桅。不能挂帆。故無一艦敢追擊者。其尾於後者僅（遮拉斯）耳。既而追及附近。亟飛礮丸尾擊。敵兵無措。多殞於艦上。雖然。以一敵四。何能斷其歸路耶。未幾法艦並遁於灣外。此役也。（遮拉斯）艦僅失艦兵一人。且此兵士。由前夜激戰。已負重傷故也。

第九章 英法兩國之死傷及損害。法國艦隊敗軍之原因。

今以激烈海戰之結局。而通計兩國艦隊之死傷與損害於左。

法國艦隊。合計戰艦十三艦。其中一艦破壞無踪。艦兵無一全者。八艘捲國旗降於軍門。狀艘逃遁於戰場。其餘之二艘。即（志摩列翁）與（頓郎多）也。（志摩列翁）雖誤擋沙灘。進退維谷。國旗尙翩翩然。翻於船側。決不肯降。（頓郎多）爲英艦（亞歷山達）斷其第二錨繩。遂遠泊於二里之外。雖軍氣沮喪。瀕於沈沒。其國旗亦依然豎立。絕無屈服之意。（頓郎多）陷於危地。僅保殘喘。不意翌三日午前。英（艦遮宿斯）及（亞歷山達）二艦。躡波薄其船側。左右夾擊。（頓郎多）艦雖素著勇猛。今既勢力全失。不能敵此二艦。亦撤國旗。降於軍門。於是（遮宿斯）遂占領之。

（志摩列翁）艦擋於沙灘。其艦兵乘夜。概遁於海岸。雖其內一小部分。爲本隊四艦所

救其餘艦兵三四百留於海岸概爲倍多因斯人所虐殺逃於法國陣營者不過少數耳。方艦兵之逃於海岸也以爲留該艦以資敵不若灰燼之爲愈遂放火艦內一時火熾煙騰全艦爆發法國戰艦十三艦皆同時消滅於尼羅海戰矣。

此大海戰英國艦隊損傷除（倍列羅紅）（罕加獨）（斯威多宿亞）（遮宿斯）（馬且斯施克）五艦外其他皆未傷其船體所傷者不過檣桅帆架及船口等且外部之損傷比於船體之損傷所差甚遠即以今日之軍艦言之若進水機與機器破壞則其不便即與船體之破壞無異矣。

（倍列羅紅）艦船體顯壞其檣桅亦摧折艦上殆無一片長材其大礮悉陷落而不堪用至（罕加獨）艦之大受損傷亦不亞於（倍列羅紅）而（斯威多宿亞）艦爲敵艦（頓郎多）洞貫船底之側迄戰畢海水滔滔湧入艦內雖艦員盡死力吸取而船底之水有深至四尺者（遮宿斯）艦其船側中礮者凡七十次彈穿之穴密若蜂房（馬且斯施克）船側損傷亦甚殆與（倍列羅紅）相伯仲云。

統計英國艦隊之死傷戰死者二百十八人負傷者六百七十八人加之司令長官涅爾孫右眼上部爲敵彈所中目幾爲瞽其全艦隊中死傷之數最多者則（倍列羅紅）

艦也。（馬旦斯施克）次之。

至於捕獲之法艦。其損害之數。不甚明晰。無由考核。然其中五艦。全失檣桅。其船體亦破壞非常。不堪爲海上之用。

法艦（烏爾阿領）（呼郎克領）二艦。雖檣桅未盡全折。然其艦兵之死傷。亦不亞於他艦。（馬基紆亞）及（須利紆）二艦。因早逸於戰場。故中礮最少。全艦健全。檣桅屹立。帆架凌空。仍不改其常。然以逃走之際。誤膠沙灘。其船底及船腹。亦不免略受損傷。

此海戰法軍之死傷。未見詳載公報。以是人人異說。議論紛紛。其最少之計算曰。死傷蓋二千人。然此實最低度之計算。其實數必不止此。

英法兩軍之死傷及損害。旣已敍其大略。今再追述其交戰之始。滯於亞不幾島前沙灘英艦（加羅典）之狀況。

（加羅典）不幸不能陣於戰場。奏赫赫之功。然其所以滯於淺瀨者。卽其所以建大功也。假令（加羅典）不擋於沙灘。則（亞歷山達）（斯威多宿亞）二艦。必相繼入陷。罹其災厄。二艦之幸避沙灘。而得突入敵陣。以奏大勳者。實由鑑（加羅典）之失足。而轉其進路耳。則（加羅典）之功。豈淺鮮哉。雖小軍艦（多美志勇）欲救出（加羅典）於危地。助以

全力。不幸爲風浪所妨。不能達其目的。未幾（加羅典）艦。或損其舵。或壞其舷。船體之接合者。至於脫離。沿沿海水。浸於船內。深及七尺。乃以艦長多若列伊。與衆軍盡力。至次日而始出於險。然該艦既被破壞。而九死之中。得以復起者。非賴有精於航海之術。曷克臻此哉。

當時兩軍對壘。兩國艦隊之數。彼此皆同。然比較船體之大小。則英國艦隊。較勝於法。其大礮之斤量。船舶之噸數。及人員之多寡。則法國艦隊。較勝於英。要之。兩艦隊實力。略相等也。然法艦之所以受此大創者。抑何故耶。蓋一則以敵將涅爾孫之巧妙勇斷。軍略絕倫。一則以其後列艦隊之失機耳。若使後列提督比列尼納指揮將士。率其戰艦二艘。與中軍艦二艘。從信號旗所命。以助伯爾智而奮進。則可捕獲（加羅典）艦。即以截堵（亞歷山達）及（斯威多宿亞）二艦。衝入灣內。挽狂瀾於旣倒。而潮流變於俄頃。未可知也。

法國旗艦（阿利穩多）之爆發。亦確與英國艦隊以勝利之一原因也。何則。法國英氣大沮。則英軍勇氣。自百倍耳。

法國艦隊中最猛勇拔羣。以防戰者。僅先鋒艦隊六艘。及備中堅之旗艦（阿利穩多）

後列艦中之（頓郎多）耳。合計不過八艘。如（須利紗）及（馬加）見其前猛發火災。亟脫戰列。逃於下風。雖得其位置。乃不計及淺瀨。致罹阻滯之難。實不注意之甚者也。要之兩國艦隊。除二三法國後列艦隊外。上自將校。下及士卒。皆以忠憤。互相鼓厲。謂男兒死耳。不可不爲義屈。於是固結其心。咸有一德。立於百敗之地。而能守其義務。勇往猛進。雖至顛覆。猶思竭蹶以圖。而其勝敗如此。豈眞人力之不可勝天哉。

第十章 涅爾孫設祭壇而謝上帝。哈羅威爾贈涅爾孫之木棺。

戰終涅爾孫大會各將士於（罕加獨）艦內大犒之。且曰。此役本隊不失一艦。一舉而勦滅敵軍。擄戰艦九艘。燒戰艦二艘。中軍艦一艘。沈其中軍艦一艘。我艦隊之所以博此大勝者。雖以英主威靈。與諸君之勇武。然非神明呵護。人力不至於此。豈可不與諸君共謝神惠耶。於是築祭壇於艦上。張盛典而拜上帝焉。沿岸士民。扶老攜幼。蟻集海岸。相顧謂曰。處兵馬倥偬之間。猶不忘拜謝神恩。如涅爾孫者。眞不忘報本之義矣。先是亞刺比亞及埃及之住民。皆登屋上觀戰。見涅爾孫全勝。衆口大呼萬歲。欣喜過望。比戶高揭國旗。點無數球燈。和氣靄然。慶祝之夕。火光爛爛。儼如白晝。

英艦（斯威多宿亞）之艦長哈羅威爾。以敵艦（阿利穩多）艦材。造一棺以贈涅爾孫。

曰。執事百年之後。藏遺骸於此棺。不亦快乎。初。涅爾孫嘗欲自繪其戰沒狀。揭於座室。得此大喜。常置之座右。珍愛倍至。

此海戰結果之時。法國陸兵侵入埃及者。忽被圍於亞弗利加一小天地。內無本隊可依。外無援軍可接。孤城落日之餘。生命迫於旦夕。於是曩爲法國威力所裁抑諸國。望風交豎叛旗。倒戈相向。且撰多人亦叛而布告開戰。日耳曼諸邦。并叛法國。再開戰端。於是俄羅斯肆無忌憚。出艦隊於地中海。夫以不世出之大英雄如拿破崙者。縱橫奔馳於兵馬之間。僅以血戰購得意大利及阿德利亞恰克沿岸之諸港。今忽脫法國羈絆。悍然布告獨立。使東印度依然歸諸英國掌握。埃及尤顯有異常跋扈之狀。嗚呼。禍福無常。以昨日之威名。遠壓全歐。至此而權力減殺。使從來進取之政略。一變而爲退守之政略矣。

涅爾孫雖得全勝。然晝夜不遑。愈加勤勉。常親督士卒。日夜獎厲。乃以其軍艦及其捕獲之船。修理損傷。經旬日漸次告竣。遂於八月十四日午前。分載兵士於各艦。船首西向。而發亞不幾。捕獲艦中(須利紂)(馬加)(格紂利亞)三艦。船體甚壞。雖加修繕。卒不適用。燬之。傳命(遮拉斯)艦以艦長沙繆爾甫脫率一小艦隊。回航於亞歷山德已。乃

乘（罕加獨）艦。率軍艦二艘。而赴列鋪爾斯。

此時英國國民。未知涅爾孫大破法國艦隊於尼羅也。憤其數月之久。因循無功。大不似其平素伎倆。屢評議曰。海軍少將涅爾孫。汝何發見法國艦隊之遲遲乎。抑有所恐而然乎。緣八月一日涅爾孫之破法艦於尼羅。其時卽齎捷報。以軍艦（令達）報於本國。不幸半途爲法國軍艦所捕獲也。及英國接此捷報。已十月二日矣。

英國國民忽得此捷報。上下欣喜。朝野歡忭。每戶各揭國旗。點球燈。祝此戰勝。萬歲之聲。洋洋盈耳。前之評議者。皆相謂曰。余輩不明。不識豪傑。屢吐不敬之言。以謔涅爾孫之行。罪當萬死。可不速求贖罪之道哉。

第十一章 涅爾孫之博取名譽。涅爾孫大論多若列伊之勳名。涅爾孫之戰報。十月六日。政府奉王命特列涅爾孫於貴族敍爲尼羅及盤阿梭鋪之男爵。蓋盤阿梭鋪者卽諾呼阿克洲之一邑。而涅爾孫所生之地也。

國會特贈涅爾孫以鄭重之感謝狀。英格蘭國會。別給涅爾孫及其二子年金二千磅。愛爾蘭國會。亦例給年金一千磅。政府又新鑄賞牌。贈涅爾孫及各艦長。表其殊勳。各艦之副長。悉陞艦長。先是（加羅典）艦以擋灘。不得入戰列。故其艦長多若列伊。獨不

與賞典。於是涅爾孫悲其向隅。致書當路大臣以諷曰。臣聞（加羅典）艦以不列於戰爭之故。艦長以下悉不能沐賞典。豈非不平之舉耶。然竊疑是等處置賢明。如內閣諸公決不出此。不過傳聞而已。若傳聞果真。竊願鑒愚忱而更之。不勝希望。

當時內閣決議。其特賜賞牌者。以臨戰場之艦長爲限。雖涅爾孫上書極論。不報。於是涅爾孫更呈書政府。盡言以爭曰。（加羅典）艦長多若列伊者。雖不幸不與血戰。其夙屯於西拉基司。以偵察敵情。我軍大得攻擊之利。厥功豈淺鮮哉。且以（亞歷山達）（斯威多宿亞）二艦之幸避沙灘。得入戰列而奏膚功者。實因（加羅典）先擋於此。警報二艦。不啻爲浮標而示後來者也。安可不厚酬其勞耶。大臣不得已。亟以狀聞。英王賢明。嘉涅爾孫義氣。而憐多若列依之遇。親命脫諾斯品薩。以金牌授多若列伊。於是涅爾孫意少解。更寄書於聖多彼聖脫伯。而大賞多若列伊之功曰。親友多若列伊之才略拔羣。最可嘉賞者也。余知其爲人銳敏。富於智謀。勇武善於果斷。夫跨尼羅之衆役。以一小艦隊。屯於西拉基司。偵察敵情者。多若列伊其人也。當諸將狼狽。不能措置。乃顯拔羣之技能。出（加羅典）於沙灘之上者。亦多若列伊其人也。當余去奈浦爾斯。攝余留於其地者。亦多若列伊其人也。嘻。若人者。內而親友。外而士官。決無訾議之加。不

誠智勇兼備。難得之名將哉。

此戰既勝。遠傳各國。列國君王。舉慕涅爾孫偉績。交贈珍重寶物。以旌其功。東印度公司贈金貨一萬磅。利阿伯爾倫敦及其他各處都府。交贈以各種寶物。土耳其皇帝。贈以金剛石之羽冠。與名譽大禮服。其皇后。贈以金剛石嵌鑲之筐。價值千磅。俄羅斯帝。贈金剛石一寶匣。且授以榮爵。

涅爾孫戰利。襲取之物。齎於本國捕獲軍艦中。其最完全者。惟(呼郎克領)一艘。政府更命名爲(加洛怕斯)。以爲戰勝之紀念。蓋(加洛怕斯)卽亞不幾灣之舊名也。

今將涅爾孫致聖多彼聖脫伯書。及其戰報。附載於左。卽在尼羅報英國艦隊之捷者也。此報以英艦(令達)齎之。向西而歸本國。中途爲法艦(遮利紳)所劫而歸於敵者也。其文曰。

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八月三日。自碇泊尼羅河口之(罕加獨)艦拜發。我親愛彼聖脫伯閣下。以上帝仁慈。佑我英國國王之海軍。前日大海戰。錫我勝仗。余之部署艦隊。以襲擊敵艦於尼羅河口。實八月一日之薄暮也。當此之時。敵艦嚴整戒備。扼亞不幾灣之口。擁戰鬪艦十三艘。隊伍堂堂。秩序井然。作單列於海岸。而無數礮艦。及

中軍艦四艘。突出前面。島上之礮臺及艦礮。兩相掎角。以嚴防我軍艦之突入。然我艦隊驍勇。激烈無前。戰至一夜。本隊不失一艦。卒得勦滅敵艦。除逸去後列之二軍艦外。皆負重傷。爲我艦所捕獲。當此後列二艦。率中軍艦二艘。倉惶遁竄於戰場時。余方在甲板。灼見其狀。乃以戰鬪甚急。無暇追擊。是則余之遺憾也。其附片云。(令達)艦長伯利。以我艦隊所獲敵國司令副官之旗。呈於閣下。其司令長官之旗。已因其旗艦(阿利穩多)爆發。同歸一燼矣。

閣下之親友

涅爾孫

第十二章 英艦(遮拉斯)艦長沙繆爾甫脫之密信其一。

若夫身經百戰。縱橫奔馳於彈雨之間。其將校士卒。信手紀錄。能不煩不簡。而得其眞相者。亦深可欣慰之事也。故茲不厭纏縷。再記英艦(遮拉斯)艦長沙繆爾甫脫致洛脫伯諾博多之手札。及法國艦隊司令副官海軍少將布郎且茲多之戰報。臚載於後。以完此重大之戰史。

英艦(遮拉斯)艦長沙繆爾甫脫自記當時之戰情曰。

我艦隊於西羣島之薩伊拉諸港。搭載飲用之水。以七月二十四日啓行。至三十日。

達亞歷山德灣口。縱覽灣內情形。則見無數船舶。舳艤相接。碇泊灣內。檣桅林立。帆影翩翩。遙度其數。儼出意外。其中六艘。各揭小旗於檣。船體亦較他艦爲大。於是余竊疑之。謂法國艦隊。已整隊伍。擊於灣內。及審視之。則概係小中軍艦。及運送船。就中無一艘似戰鬪艦。故余更依司令長官涅爾孫之令。欲速探敵艦所在。乃望東而進於亞不幾。

午後一時。余在檣頭。忽有瞭望號兵呼曰。前面發見一軍艦矣。未二三分間。又大聲報曰。碇泊無數戰艦。已成隊伍矣。於是余亟取遠望鏡。諦視前面。果見十八艘戰艦。厯厯反映眉睫間也。其中十三四艘。隊伍整齊。列成單線。余令士卒揭信號以報司令長官。司令長官見余信號旗。咄嗟傳令。使全艦隊嚴修戰備。挂帆於檣而進。會風向西北。故我艦隊不免少逆。(亞歷山達)及(司威多宿亞)二艦。遙在下風。司令長官亟揭信號旗。令曰。急以全力合於本隊。當此時(加羅典)艦以挽曳捕獲敵艦。較本隊進航甚遲。司令長官更傳令(加羅典)艦曰。其速棄捕獲船。率軍合隊。

旣而我艦隊之部署全定。整隊躡波。以次第進航於敵艦之附近。得明檢敵艦。其戰鬪艦十三艘。中軍艦四艘。運載船隻。不計其數。舳艤相接。以碇泊於亞不幾灣。司令

長官涅爾孫觀此奮臂大呼曰。勦滅敵艦在此一舉。乃傳進擊之令於全艦隊。使戮力同心。專向敵之前列。及其中心。而肉薄之。

余指揮（遮拉斯）艦。與先鋒艦（閣拉伊亞斯）共越他艦。而進於陣首。遂橫繞灣內。而過沙灘之側。與我軍司令長官旗艦。相隔甚近。便於交語。司令長官大聲告余曰。西岸水較淺。無由行大艦。恐有膠於沙灘之患。盍轉船首於東西。雖糾道不便。不可不忍也。且足下航行水面。其水底約深幾何。余應聲答曰。西方之水雖漸淺。今余進行航路。深至十一尋。何危險之有耶。然余未持此灣內之海圖。精密保證。固不能也。閣下若許余下錨。則立能測其深淺。司令長官大喜曰。可。敢煩足下。余乃立於船側。親試測量。使諸艦連續我後。只許沿西岸進航。既而我艦皆得暢行於沙灘之傍。勉力前進。而本隊（閣拉伊亞斯）軍艦。常在我艦之前。

我艦乃與（閣拉伊亞斯）突進於前。司令長官之旗艦（罕加獨）轉遙隔在後。遂緩行以待。旋聞司令長官在後傳令曰。不必顧慮旗艦。試直突敵陣。於是（閣拉伊亞斯）及我艦。再突入前途。漸近敵之先鋒艦隊。乃逐次下帆。緩其速力。倍加嚴重。徐徐而進。司令長官。即使（阿利翁）艦。與其餘諸艦。更進於旗艦之前。自督中軍。而薄

敵軍。

是時以敵之先鋒艦（格紳利亞）所泊之地。水底不過五尋。去沙灘甚近。余恐（閣拉伊亞斯）（遮拉斯）二艦誤膠其上。懊惱然履薄臨深。未敢自安。以故敵之先鋒艦。與其前面之島上礮臺。合力望我艦及（閣拉伊亞斯）發礮。余雖不懼礮彈。而以顧慮沙灘。躊躇逡巡。不能突入其中。

旣而（閣拉伊亞斯）艦進於我艦之前。艦長呼阿列鼓奮迅之猛威。突於敵艦（格紳利亞）與礮臺之間。便越其前。而出於左。欲下大錨。陣於其側。不果。船體忽移至第二陣敵艦（空且郎多）之側。呼阿列卽陣於此。開礮嚴擊敵艦。是時余立船首。專按鍼路。且呼阿列失其豫期之陣所。而深入於內。遂直進（遮拉斯）艦。而陣於（格紳利亞）艦之左。蓋此位置。卽爲艦長呼阿利曩所欲陣者也。

第十三章 英艦（遮拉斯）艦長沙繆爾甫脫之密信其二

敵之先鋒艦（格紳利亞）船首。正值我艦。余傳令士卒。專望其船首礮擊。其時相距不過隔小銃彈道。以此破敵。捷於影響。雖我艦亦受敵艦與礮臺回擊。然所損甚小。時正午後六時。夕陽將沒。燦爛光明。金波蕩漾。未二三分時。由我舷側。發射礮丸。轟

震空敵艦前檣。忽成二段墜下。蓋此破敵先聲。實在我後之各艦未交戰以前事也。卽我艦（遮宿斯）先各艦開戰以摧敵之先鋒。而著此第一之功也。於是各艦將士叩舷三呼萬歲。愉快莫名。又未十分時。敵之中檣及後檣再折爲二。其備第二陣敵艦（空且郎多）之中檣並中。閣拉伊亞斯及（阿達西亞斯）之礮丸轟然墜於甲板。

法國先鋒艦（格紳利亞）旣爲我艦轟擊。大負損傷。失進退之自由。猶盡死力拒抗。不肯撤其國旗。余見其艦無片帆。船體破壞。幾有沈沒之狀。不禁惻然。亟送小艦。勸其降服。法艦守節不屈。鼓舞餘勇。依然抗我。其左右礮門。悉墮落無用。惟發其船尾之礮。以擊（閣利亞斯）及（阿達西亞斯）而已。法國先鋒艦至此計窮力竭。命懸我艦之掌中。余目擊慘狀。卒不忍轟沈之。乃傳令副官。使持白旗赴敵艦。陳說利害。再勸歸降。敵艦漸服。乃撤其檣頭國旗。代以明燈。以示降伏。此蓋接戰後三時間也。要之此三時中。（格紳利亞）頑固抵抗。故艦員死亡相繼。其船首舷門粉碎如塵。其中甲板二角帆材。墜落礮臺。壞其礮門。死傷破壞。實有不可名狀者。非興大工。費鉅資。以修繕之。勢難再用。宜司令長官一經檢視。而卽命燬棄也。敵艦損傷之甚如此。而

我艦（遮宿斯）艦兵僅傷七人。豈非余之大幸哉。

本隊軍艦（倍列羅紅）以孤軍先入薄敵國旗艦（阿利穩多）之側。逞驍勇精悍之勢。不藉他艦之助。頗爲（阿利穩多）所窘。未二時。破損已甚。大小檣桅碎裂無踪。不得已斷錨。逃於列外。此役本隊之猛艦（亞歷山達）及（斯威多宿亞）二艦。見（倍列羅紅）敗走。轉船首各自左右。望（阿利穩多）艦之側。肉薄血戰。未幾。法國著名之大軍艦（阿利穩多）忽起大火。全艦爆發。先是（亞歷山達）及（斯威多宿亞）二艦。以司令長官之命。赴亞歷山德港偵察港內情狀。故不列戰場。少失軍機。（加羅典）艦艦長多若列伊。見其乘艦遠退後列。不禁忿忿。欲早合本隊。繞間道突進。作一直線。不意膠於沙灘。不能與於此捷。幸至翌日出險。而其舵與船腹破損匪淺矣。且使其坐艦誤鍼路而擱沙灘。艦長固難辭大咎。而在（加羅典）艦。則不惟不足深咎。尤不可不使與此恩賞。蓋其滯於沙灘。不啻以一身蒙難。而代（亞歷山達）（斯威多宿亞）二艦之危險故耳。

第十四章 英國艦隊（遮宿斯）艦長沙繆爾甫脫之密信其三。

法國旗艦（阿利穩多）之爆發也。材木燃燒。飛焰四散。忽墮於本隊軍艦。（亞歷山

達）之甲板。其船首之三角帆及前檣之帆。忽歸灰燼。火勢炎炎。幾延燒艦上。艦員悉出死力。專事撲滅。僅失艦兵七人。幸得火滅。且當（亞歷山達）開戰之始。雖其艦長亞斯多脫喪於敵丸。艦兵狼狽。志氣大沮。幸副艦長加斯巴多代之。指揮士卒。全艦士氣勃焉振興。無屈撓挫折之狀。乃挑敵艦（馬且斯施克）而猛烈接戰。

翌日午前。司令長官下令（遮宿斯）曰。助（倍列羅紅）直攻敵之後列。蓋以（倍列羅紅）逆陣於後列。與八十礮門艦（格拉馬德爾）七十礮門艦（遮涅爾）四十礮門艦（達伊昂）（加斯德伊司）四艦奮戰。於是艦（遮拉斯）孤軍。望敵陣突進。會司令長官更揭信號旗令曰。敵之中軍艦（達伊昂）脫列將遁。宜尾其後。捕之。余即欲追擊。彼亦知不可逸。乃轉船首於後。再於後列續行接戰。望（倍列羅紅）而發礮。既而我艦漸抵（倍列羅紅）附近。欲與奮戰。彼四艦見新來援軍大恐。其船體尙未大壞。遂欲相率逸於灣外。余瞥見此狀。欲斷其逃路。亟轉船首於上風。突進四艦之前。及近逼敵艦。相距甚近。卽飛礮挑戰。雖我艦不敵彼衆。而傾注全力。奮勇爭先。剛數十分時。敵艦損害頗甚。檣折帆摧。柱斜繩斷。艦員之死傷無算。我艦協力左擊右攻。萬礮雷發。注如驟雨。然余心猶未饜。蓋余之目的在捕敵之列。後中軍艦（達伊

昂。於是嚴督士卒。突入敵之列後。乃我艦激戰較先。亦負傷數處。因此進退不靈。未得遂其目的。

司令長官見余以疲敝孤軍。與敵之四艦奮鬪。戰狀殘苦。遂揭信號令退陣。然已深賞我艦剛勇。及余歸本隊。持遺使犒軍。余竊喜司令長官善撫部下。乃作書謝曰。余惟盡余之義務耳。何敢謬蒙贊賞耶。要之我艦以一當四。故船體受損。帆破繩斷。其中檣之帆。被彈穿者四十穴。然猶幸艦員死傷頗少。全艦中僅殲一人而已。我艦因司令長官之令。既退本陣。而（阿達西斯）代之。以援（倍列羅紅）而突進。當時（斯威多宿亞）艦長平哈若亞爾。忽以警報報余曰。司令長官昨夜爲敵丸傷其右眼上部。然決無性命之虞。君請弗念此役也。奮戰經晝夜。本隊之損傷。亦有不讓於敵艦者。然自全體論之。則擊破敵艦全隊。而博赫赫之勝利矣。蓋此勝利爲英國艦隊古來無匹之大勝。而法國艦隊亦從古未曾有之大敗也。

尼羅海戰既終。拿破崙進軍埃及。大開陸戰。其餘法將皆飛書報於本國。其中有拿破崙妙齡養子。名歐善者。自比哈奈伊寄母一書。歐善實波巴侯之子。其父有功於共和國。羅伯卑爾冤殺之。沒收其家中有寶刀。居常所佩。歐善欲得此刀。故謁拿破

拿破崙見其年甫十歲。容止靈敏動人。深愛之。繼娶其母徐士攢爲妻。多得內助。時歐善隨拿破崙遠征。熟知陸戰情形。其書曰。我護衛陸軍大艦隊。一朝戰敗於亞不幾灣內。我軍威勢忽焉埽地。再難挽回。現埃及內地樹反旗者。相望接踵。其百戰百勝所向無敵。如博納巴多者。亦困於他嶺人。及其餘之土兵。英銳大挫。而巴峽之祖博納巴多爲尤甚。其前途當有大可憂者。

第十五章 法國艦隊司令副官伯郎且多手記。其一。

前載英人之記述。以英爲主。而法爲賓也。今試主賓互易。以載法人之紀錄。

法國艦隊司令副官海軍少將伯郎且多爲英艦所虜。移住（亞歷山達）艦內。濡毫自記當時之實況。其文曰。

英國艦隊。隊伍整齊。蹴波撼浪。忽露於灣口。我司令長官伯爾智咄嗟傳令於小軍艦（亞德多）曰。誘英艦出沙灘。乘其未戰之先。亟沮其兵氣。於是（亞德多）奉命離本隊。作一直線。突進先鋒敵艦之彈道內。而橫梗其前。尋轉船首。指亞不幾島岸之沙灘而退。欲以誘敵。敵艦司令長官不疑。以艦中有熟識水道之人。知我軍詭計。遂令各艦固守。勿輕追擊。仍泊原處。

午後五時敵艦起錨。行伍整肅。旗鼓堂皇。望我艦隊前進航。蓋其意雖近日暮亦欲即時開戰也。於是司令長官下令全艦隊使作應戰準備。欲邀敵中途。一舉而決雌雄。然以各艦概乏水兵。其實力未免遺憾。無已。遂輟其逆擊之計。直揭信號令曰。各艦投錨船尾。以定位置。嚴修防備。以應敵艦。

此信號傳達各艦。各投錨於船尾。舉繩鍵彈機。陸續整理。以固其位。然以事出倉卒。跋疐狼狽。多不應命。司令長官再揭信號曰。更投錨於船首。於是各艦舷側之礮門。悉向敵艦進擊之方。其船首位於亞不幾島東南。錨投其下。自西北向東南列陣。長至一千三百尋。

我艦隊專防其外。不意敵之先鋒。突入於內。內外相應。以烈礮擊我艦。我前列艦隊。忽受四面夾攻。而敵艦以下錨船尾。位置適宜。運轉自如。望我前列及中列。猛射礮丸。響震若雷。彈密如雨。

午後九時。我前列艦之礮聲漸稀。未十分時。其響全歇。余竊謂我前列艦隊。當相率而撤國旗矣。蓋以敵艦軍略周密。進退敏捷。欲決勝負於一舉。故其意不在我後列。專望前列及中心相薄。且以數艦圍一艦。自前後掩擊。本隊各艦。戰猶未酣。檣桅早

斷艦員之死傷極多。隊伍錯雜。陣形紛亂已不可收拾矣。

第十六章 法國艦隊司令副官伯郎且多之手記其二

法國艦隊司令副官海軍少將伯郎且多續述其詳曰。

午後十時我乘艦（呼郎克領）之中檣及後檣。竟折碎成二段。中甲板之大礮悉墜落不堪用。屍積甲板。血淋舷側。悲愴慘澹。有不堪言喻者。當是時司令長官之旗艦（阿利穩多）忽起大火。至十時半火勢愈熾。黑煙蔽海。我艦恐其延燒。乃斷錨而逃於附近焉。

時英艦本陣於（阿利穩多）左舷奮烈礮擊。及見火起。更轉其舷側。向（頓郎多）之船首開礮。而發礮彈。

本隊軍艦（馬加）（須利紆）二艦。陣於後列。而與敵艦接戰。一則爲（阿利穩多）之飛火所困。一則受敵艦之礮擊。其狼狽危險。不啻臨淵履冰。乃斷錨逃出列外。於是我們艦隊愈紛亂錯雜。本隊自相礮擊。本隊軍艦（頓郎多）碇泊於（格拉馬德爾）之前。窮蹙困憊。不知所出。而（遮涅爾）及（志摩列翁）二艦。又擋於淺灘。失其進退之常。（阿利穩多）之爆發也。海軍少將門達獨負重傷落海。然以頗諳水性。遂泳於附近。

至一軍艦之側。遇救得生。然此艦。郤係敵軍。故至其甲板之上。不免俘虜之辱。

海軍少將薩比昂加與其最愛之子。共蹈門達獨覆轍。落海。擁（阿利穩多）艦檣片。載沈載浮。父子哀號。卒以身負重傷。弱不能支。沈沒於海中。薩比昂加者。爲（阿利穩多）之艦長。勇名著於天下。法國海軍部內。實爲錚錚人傑。其子年方十歲。克肖其父。勇氣邁衆。膽力兼人。常在艦內。與其父共起臥。以臨戰場。爲無上之之娛樂。見硝煙如煙火。聞礮聲如音樂。誠後世可畏之神童也。乃與其父共沈於海。飄泊於無情之波。水流花散。豈不甚可痛哉。

（阿利穩多）艦爆發。混亂異常。渺渺海面。條現此慘怛之景象。火光反映於空中。黑煙遠蔽於水面。而火團飛散。亂如雨霰。其軍艦之碇泊於附近者。無論本隊敵船。皆遭延燒之厄。尤以我艦（呼朗克領）之損害爲最。其松脂繩索木材等。帶火飛墜於甲板。幾成火災者四次。幸艦員爭以水桶注水撲滅。卒得免患。

當此爆發之初。各艦恐怖。同時休戰。轟轟礮聲。忽焉中絕。四面寂寂。如入無人之境。旣而各艦驚魂復定。再起戰爭。實十五分時之後也。

午後十一時。我艦（呼朗克領）猶欲盡其職務。其船體大傷。大礮概不堪用。但鼓餘

勇孤軍突敵，據其下級甲板，急開數礮，發射礮丸。蓋其全艦中之適用者，僅此數門大礮矣。是時我艦既失艦兵三分之二，生存者大都負傷，已達極點，而無數敵艦獨望我艦，如雲如霞，相逼而來，烈飛礮丸，四面還擊，殘卒應聲顛仆，積尸山疊，流血泉湧。於是剛勇艦長美志生馬列爾策窮力盡而降。然（呼朗克領）艦兵死傷如此，而其船體之破壞，在本隊艦中，尙覺其未甚也。

第十七章 大海戰之終結。（罕加獨）艦凱途之逸話。

上文所載英法人之紀錄，出自親歷戎行之人，故事實確鑿。雖二國戰報不免重複之嫌，而略於彼者詳於此，舉其所異而參考之，則是非誠僞瞭如指掌矣。

尼羅海戰一役，法國司令艦隊之將校，皆當代之雄俊。不幸全軍盡墨，或負大名而戰沒，或屈節而爲囚虜。如以司令長官海軍大將伯爾智爲始，而有名艦長二人，遂相踵殞於礮丸之下。海軍少將伯朗且多及艦長七人，均以重傷而囚虜。當此八人之降，涅爾孫迎於旗艦（罕加獨）艦內，各視其爵位武勇，受禮遇之隆焉。

震天動地之大海戰，於茲告終。司令長官涅爾孫命艦長賽摩士哇爾斯護送其捕獲之法艦六艘，迴航本國。又使艦長呼茲脫率捕獲之艦（斯威多宿亞）（閣拉伊亞斯）

(亞爾克命)(耶蔑拉爾脫)四艦。戍亞不幾灣。

戰後十七日。涅爾孫率他艦發亞不幾灣。赫聲灌靈。凱旋於奈普拉士。其凱途艦中之逸話。記載於左。有令人讀之解頤者。

方(罕加獨)艦之向奈普拉士而凱旋也。涅爾孫於途中。撫勞降將。慰謝慇懃。俾忘其囚虜之苦。該法將八人。亦深感涅爾孫厚義。放懷談笑。不啻百年知己。一日涅爾孫與法將會食。蓋此諸人。皆以英傑之姿。身經百戰。九死一生。故人人俱負重傷。面目不全。法某將爲礮丸毀其鼻。某將失其眼。某將全失其齒。而涅爾孫亦爲礮彈中目。皮爛肉出。殆喪其明。腦亦少錯位置。未復原形。筵間涅爾孫快談縱橫。詆諱百出。法將亦互相談論。涅爾孫忽探其側。取箱上柳籤奉缺齒之法將曰。請君試之。法將默然。不知所對。但熟視涅爾孫。滿座諸將。相顧失笑。涅爾孫知其唐突。竊抱不安。卽取箱上煙草。與右座失鼻法將謝曰。余輕忽失禮。貴賓請恕罪而嗅之。

當十八世紀末路。嶄然露頭角於全歐。執牛耳以號令列國之法國。尼羅一戰。威勢大殺。遂致變其進取之政略矣。百戰百勝。以破竹之勢。思席卷亞非利加全土之拿破崙。尼羅一戰。忽斷其歸路。赫赫前途。不意生一大蹉躓矣。厥後拿破崙所以流離顛沛。飲

恨而遠竄於聖脫海拉之孤島者。蓋非奧得羅爾之敗爲之。其原因實遠在於尼羅海戰也。嗚呼尼羅戰勝。涅爾孫所奏之偉績。實最有價值。不少讓於脫拉亞爾加海戰也。誠亘古不磨之大業哉。

尼羅海戰史終

溫聖脫海戰史目錄

- 第一章 海軍大將查俾斯司令於英國艦隊英國艦隊之實力、
- 第二章 英艦葛洛沙司及格洛顛之衝突海軍大將葛爾特巴司令於西班牙艦隊西班牙之實力
- 第三章 葛爾特巴之誤解英西兩國艦隊之對陣查俾斯之軍略
- 第四章 英國艦隊遮斷西國艦隊之中間
- 第五章 英艦格泊田及非克塞林特二艦之勇戰
- 第六章 分隊司令長官納爾遜捕拏西艦二艘
- 第七章 西艦德利尼他大之苦戰西國艦隊之退走
- 第八章 英西兩艦隊之死傷及其損害西國艦隊敗軍之原因
- 第九章 英國艦隊各將校之名譽德利尼他大之難船

溫聖脫海戰史目錄終

溫聖脫海戰史

第一章 海軍大將查俾斯。司令於英國艦隊。英國艦隊之實力。

千七百九十七年前。英國艦隊司令長官洛獨尼。顯蓋世大功於溫聖脫岬邊。威名震天下。至千七百九十七年。天又生一海將於此海上。其事業超羣。其偉績絕代。使洛獨尼不能保其光耀。聞者談者。祇知有海將查俾斯矣。雖然。其所以能博取如此大名。又非其箇人之力也。其與有力者。乃部下之英將分隊司令官。賀列胥納爾遜之智勇也。溫聖脫突出於葡萄牙國西南端之岬角。在阿爾節伯拉王國領內。

千七百九十七年。一月十八日。英國艦隊司令長官查俾斯率戰艦十一艘。進發他加司港。旣而艦隊方渡他加司之淺瀨。所率三重甲板之大軍艦。（聖脫約瑟）操縱失便。誤擋沙灘。艦員狼狽。多方努力。始漸脫險。但船體受大破損。非大加修繕。不能再用。於是查俾斯欲整理之。乃於溫聖脫之沖。重合艦隊。傳命於（聖脫約瑟曰）。吾軍母俱進。有不利於行者。宜先回航於利斯波速修理之。

夫查俾斯當時目的。在護送布拉基國之商船。與護衛其商船之葡萄牙船舶。使之安抵溫聖脫岬耳。此職既盡。又須於溫聖脫岬。待曼所請本國援軍之來。以與西班牙艦

隊。一決雌雄。

今也查俾斯失一軍艦。其指揮之戰鬪艦。僅餘十艘矣。曰（維克脫利）曰（布利達里亞）曰（哈弗留亞）曰（俾令赫）曰（格泊田）曰（加洛顛）曰（非格孟德）曰（非克塞林特）曰（哥來阿）曰（特安）是也。然查俾斯勇猛有餘。絕無畏縮。諸艦皆孕滿帆風。泛於大洋。威風勇氣。不異於平日也。

今試觀察其艦隊之實力。司令長官海軍大將。查俾斯之旗艦。（維克脫利）有礮百門。司令副官海軍中將納爾遜之旗艦。（布利達里亞）有礮百門。（哈弗留亞）（伯連恆）二艦。有礮九十八門。（格泊田）（加洛顛）（非格孟德）（非克塞林特）（哥來阿）五艦。有礮七十四門。（特安）有礮六十四門。

二月六日。查俾斯護送葡萄牙之船舶。始終無難。已達其目的地矣。乃直轉其船首。向溫聖脫之沖進發。既出其沖。自海峽艦隊中所分遣之戰艦五艘。舳艤相接。忽現波濤中。趨與結合。是等乃應援艦隊。海軍中將拔古所指揮也。觀其實力。則有拔古之九十八礮門之（普林司）艦。及九十礮門之（拉麥）艦。七十四礮門之（葛洛沙司）艦。（伊列基抵伯爾）艦。（阿利安脫）艦也。

查俾斯得五艘之援助。艦隊之數忽增至十五。而於當初之勢力毫無增進。僅得補充其不足也。何則。當曩求援艦於本國時。其所指揮之十五艘艦隊。於(聖脫約瑟)艦失事以前已損四艦。前後計共戰鬪五艘。停泊船渠。此實最不幸之遭遇也。

而是時更起一大變。此乃爲查俾斯第六次遭逢之不幸。使查俾斯實力更減何也。卽(葛洛沙司)(加洛顛)二艦之衝突是也。試言其狀況於左。

第一章 英艦(葛洛沙司)及(加洛顛)之衝突。海軍大將葛爾特巴司令於西班牙艦隊西班牙艦隊之實力。

二月十一日天未明。四圍暗澹。夜色蒼茫。查俾斯高揭拔錨之信幟。命各艦整隊進航。(葛洛沙司)艦進行於(加洛顛)艦之前。速力甚緩。有妨後者進航之狀。(加洛顛)不能忍。遂增其速力。側轉船首。一躍而出其前。(葛洛沙司)不勝其忿。怒氣溢於滿艦。更增速其力。欲一舉飛越(加洛顛)艦。訇然一聲。二艦忽焉衝突。雖(葛洛沙司)爲主動者。船體破壞尙少。而(加洛顛)艦之受動者。則損傷頗甚也。察其損點。則船尾生一空洞矣。使他艦受此非常。有不送於船渠以加修繕者乎。然以(加洛顛)艦長之驍名播聞。才略卓出之特。羅立其際。此軍國多難。危急存亡。係於旦夕。豈肯拱手使(加洛顛)艦。

呻吟休息於船渠耶。不得已獨在海中自行修繕。依然加於本隊。漂泊隨行。諸將皆慮其危險。再三勸特羅立其曰。宜回航於利司波。修復其破損。特羅立其仍堅拒之曰。一髮千鈞。係之朝晚。區區破壞。何暇慮乎。

查俾斯見其所指揮之艦隊十艘中。又傷其一。竊歎實力之微弱。雖然。報國熱忱。橫溢心胸。未嘗遏抑也。一時東南逆風。帆檣淅瀝。激浪怒濤。其勢洶洶。船體轉躍於波中。一低一昂。進航頗困。而查俾斯此時仍整戰備。向溫聖脫之岬岸進發。意蓋以爲西國艦隊少不下十九艘。多不上三十艘。已之實力。比之敵艦。不及遠矣。故欲先發制人。能早與西班牙艦隊演一大活劇。乃足賚西班牙海軍以不治之創傷焉。

二月十三日。天明。曩爲偵察艦之英國中軍艦（米拉布）檣。高揭分隊司令官納爾遜之將旗。齋報告來。乃關於敵國艦隊之實力。及預籌之策也。且告曰。曩我艦隊之偵察（基布拉爾他）於峽口明見西班牙艦隊之帆影。卽欲歸報本隊。而敵人遣二戰艦追擊。僅以身免焉。

同日薄暮。英國中軍艦（里加）亦齋一報告曰。納爾遜搭乘中軍艦（米拉布）於數日間。潛隨西國艦隊。詳探其實情矣。又曰。西國艦隊離我殆十五海哩。同時（利加）之艦

長弗德亦有關於敵情之緊要報告。要之與曩（米拉布）之報告大同小異耳。

時正夜中。查俾斯不顧黑暗。揭信號旗。使各艦嚴整戰備。且令曰。夜色蒙昧。船舶進退。頗爲不便。其危其難。殆有不可計者。宜使各艦互相密接。大加戒嚴。夜半。西班牙之艦隊果開礮。

英國艦隊防護既周。惟戰是待矣。雖然。吾人欲敍此大海戰。不得不追述二月十三日以前西班牙艦隊之運動。

西班牙大艦隊指揮者葛爾特巴也。二月初旬。進發於（格沙基拉）港。察其實力。則司令長官葛爾特巴旗艦（德利尼他達）有礮百三十門。及有礮百十二門之巨艦六艘。八十門之巨艦二艘。七十四門之艦十八艘。合計乃二十七艘之戰鬪艦。又有中軍艦十艘。小軍艦二三艘。以成一大艦隊。

又以守兵二大隊。及瑞士之軍隊一聯隊。搭載於七十艘之運送船。及數艘之礮艦。欲赴聖脫立其陣營。具無數之食料彈藥。以供給於西班牙艦隊。

二月五日。西班牙艦隊。經基布拉爾他海峽。此中有戰艦二艘。護運送船。赴阿爾遮西拉。使之陸搭載軍隊。及食料品等。曩之追逐納爾遜。即此二軍艦也。時正由阿爾遮

西拉歸來。而欲合於本隊。

當時之風說者曰。有關於西班牙艦隊之計畫。西班牙艦隊。進行布列斯特。合於法蘭西艦隊。尋結丹麥艦隊。三國聯合。欲組織一大艦隊。其目的專擊英國。故西班牙艦隊司令長官葛爾特巴。欲先進航格頗斯。既而葛爾特巴方欲過基布拉爾他海峽。順正之風向。忽轉爲逆。所領艦隊。悉吹至航路之西方。

十三夜。風向尙未變。激浪怒濤。掀簸船頭。當此之時。西國艦隊之戰鬪艦二十五艘。及中軍艦十一艘。因以哨兵進前艦隊之中軍艦中。遙見英國艦隊帆影。觀察粗雜。誤認爲英國之運送船。直揭號令。報於本隊曰。前面見英國之運送船數艘矣。司令長官葛爾特巴。不知精銳之英國艦隊。已在附近。危機迫於眉睫。尙虛心靜氣。不加戒嚴也。旣而風向忽又轉逆爲順。西國艦隊。欲趁此早達其目的之地。故各艦檣頭交讏滿帆。以全速力進航。不暇顧及陣列矣。

第三章 葛爾特巴之誤解。英西兩國艦隊之對陣。查俾斯之軍略。

翌二月十四日。爲西班牙艦隊最不幸之記念日。而實西班牙艦將之深銘肺肝。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之日也。天方破曉。海泛赤色。兩國艦隊。忽相見於波濤間。彼我瞧見帆

影。英艦分二隊。使各艦隔同一之距離。互相密接。受西南風。而陣於右舷之方向。嚴備待戰。舉目望東北。則溫聖脫岬突出於煙波漂渺之間。距離二十五哩也。

午前六時半。七十四礮門艦（葛洛顛）揭信號旗。報於英國艦隊司令長官曰。敵艦五艘。碇泊西南方向。中軍艦亦報以同一之事實。於是司令長官查俾斯。直派單桅船二艘。使偵察其實情。而下令全艦隊。益修戰備。未幾。曩所派遣之單桅船歸報曰。當西南面。見敵艦八艘矣。於是查俾斯更分遣戰艦三艘。視察敵情。

先是西班牙艦隊。亦派中軍艦一艘。察視英國艦隊之虛實。未幾。此中軍艦見查俾斯派遣英國軍艦之帆影。始知曩所見者。非運送船。乃戰鬪艦也。直歸報於本隊。於是西國艦隊司令長官。彷徨莫知所措。倉卒整其戰備。加戒嚴焉。

如前所述。西國艦隊雖知以英國艦隊爲運送船之誤。然猶以爲英國之戰鬪艦。其數不過九艘而已。此其故何也。先是有亞美利加之商船一艘。告於葛爾特巴曰。兩三日前。我船經過英國艦隊之傍。察其實力。見戰鬪艦之實數。僅九艘耳。葛爾特巴信其言。此所以一誤再誤也。此商船經過英國艦隊之時。正查俾斯使（加洛顛）艦。追蹤敵艦之時。

方其煙霧迷蒙。物色莫辨之際。西國艦隊遙見英國艦隊帆影。測其實數。果如從前美國商船所報。故益信爲真確。於是西國艦隊司令長官以爲敵軍僅提小艦隊九艘。以與我大艦隊相遇。警之螳臂當車。雖英艦精銳。英兵勇悍。亦不難一舉而碎之也。不瞬時間。定可捕獲敵之全艦。凱旋於格基斯矣。

午前十時。英國中軍艦（米拉布）揭其信號報曰。當西南之方向。見敵艦二十艘。尋又報曰。更見八艘矣。

午前十時半。煙散霧銷。四方漸次清明。英西兩國艦隊距離益近。始得各自算其實數。是時西班牙艦隊。目擊英國艦隊之實數。始知由十五艘戰鬪艦所成也。各艦啞然失色。驚愕不知所措。

先是西國艦隊分爲二部。特編成分隊前進。今又以本隊構成方陣。續於其後。然本隊與分隊之中間。距離甚遠。其所以如此者。或欲使英國艦隊確信其少數乎。抑由司令長官之陣法失當乎。吾人雖不知其理由。然其自散團體。與英國艦隊以可乘之機。則斷斷明矣。於是英國艦隊欲突入分隊與本隊之中間。遮斷其連絡。乃整其隊伍。次第向分隊之列。後而突進。西班牙本隊先鋒艦。瞥見英國艦隊舉動。覲破其所行之目的。

欲於其未出於分隊列後之先而阻碍之。因以全速力進行。

英國司令長官查俾斯。遮斷西國分隊艦之背。同時進行。其背之十九艘西國本隊艦亦欲合而攻擊。於是午前十一時。傳令全隊使各艦構成完全之陣形。至其排列之次序。則各任自便。於是各艦或有軍於旗艦前面者。或有陣於旗艦後面者。加意整頓。而全艦隊向西南進航。

是日也。英艦（加洛顛）任追敵艦之責。得先導艦之光榮。其位置在諸艦首。其次之各艦。悉定其位置。修其戰備。整列於左舷之方向。若夫陣於列後者。則（非克塞林特）艦也。

第四章 英國艦隊。遮斷西國艦隊之中間。

如前章所陳。英國艦隊整頓部署。始指西國本隊與分隊之中間。一線突入。其距離初甚廣漠。至進航漸近。則相去漸狹矣。

英艦之方將突進其間也。準備更密。戒懼更嚴。本隊之先鋒艦二三艘。於左舷裝以大礮小銃。將切礮口。

午前十一時半。英艦（加洛顛）漸進。陣於西國分隊之後。達於並行之位置。尋（加洛

（加洛顛）艦。經過右航甲板之側面。忽有數箇猛烈礮丸。從空中爆落船側。（加洛顛）若無事然。仍向同航路進行。英艦（伯連恒）隨於（加洛顛）之後。直切礮口。擊發彈丸。助（加洛顛）艦挑戰。

英艦（加洛顛）達於敵之最後艦船腳。乃直轉其船首。望船側而肉薄之。

又百十二礮門之西國軍艦。（孔抵列格拉）（阿司他利亞）及七十四礮門艦。（瓦利延脫）三艘。其位置皆在列後。因去己之分隊船尾甚遠。恐爲英國先鋒艦隊。遮斷中間。欲速合於分隊。時有英國司令副官拔古之旗艦。九十八礮門之（普林司）橫其錨鍵。乃相提絜進行。蓋因（普林司）之位置。離先鋒艦隊甚遠。故此西艦三艘。得經過其中間之空處。其與陣在下風之四艘分隊。不難合也。

正午十二時半。英國軍艦。因（普林司）及（伯連恒）二艦。轉其船首。先進於西班牙之分隊中。故各艦亦同時轉其船首。西班牙兩艦隊。乃悉改其左航之方向。而陣於（普林司）船尾之英艦數艘。亦漸接近於敵之分隊。後乃直飛礮丸。猛烈之發射。彼來此往。互出其力。當是時。有七十四礮門之英艦。（非克猛特）受激烈之礮擊。忽搖動其中檣及後檣。而七十四礮門艦。（葛洛沙司）亦損傷帆架。不得已遂去戰列。先是西國三重

甲板之大軍艦。陣於上風。當（葛洛沙司）船然尾突衝來。其目的蓋欲乘機擊碎（葛洛沙司）也。英艦（瓦利宏）目擊此狀。急應援之。以速力突進。尋至附近。乃撤去中檣之帆。緩其進航。以身蔽（葛洛沙司）。於是三重甲板之大軍艦知終不能達其目的。乃轉船首向西南。退陣於西國本隊之前。當是時。西班牙分隊既知不能與英艦抗敵。相率退於下風。（獨阿利安脫）守其位而不退。更取左航之方向。游於英國艦隊之下。風雖萬礮雷發。硝煙霧集。卒連結陣於上風之本隊。此（阿利安脫）之一冒險舉動。固於西艦中最爲勇悍。實居當日諸艦勳名之第一。

第五章 英艦（格泊田）及（非克塞林特）二艦之勇戰。

西國欲本隊與在下風之分隊。一時合併。以逆擊英國艦隊。故指反對之方向。銳意進行。若使西國本隊果能首尾合於分隊。以當英國艦隊。實亦一大敵也。然此一運動。忽爲英艦一名將所窺破。故終不能達其目的。斯可謂神謀妙算。出於倉卒咄嗟之間。不變不動。患禍消於無形矣。其人爲誰。卽英國分隊司令官納爾遜是也。此時納爾遜搭乘七十四礮門之（格泊田）艦。下令於艦長米拉。已端整逆擊之準備矣。

英艦（格泊田）受納爾遜之命。轉其船首。經過本隊軍艦（抵安）及（非克塞林特）之間。

橫於西班牙本隊船首。出其前面。遂與敵艦九艘近接。蓋此軍艦乃百三十礮門之四重甲板巨艦。(德利尼他大)卽西國艦隊司令長官之旗艦也。此時(格泊田)彈丸直發。逆擊(德利尼他大)並攻。陣於周圍之二三敵艦。英艦(加洛顛)助(格泊田)乃於數分時前。大開礮門。陣於西艦之最前面。與之血戰。然(德利尼他大)及在其周圍之西國各艦。對此僅僅二艘英艦。猶向其船首。不敢接戰。次第後退。略與應戰。觀此際之軍心。勝負已決已。

午後二時。(加洛顛)漸進。而突入於(格泊田)之前。(格泊田)不得已。暫時休戰。然以納爾孫之精勇。不忍耗此寶貴之時間。因借此閒暇。修繕其被敵彈破壞之處及帆繩等。旣而(格泊田)更鼓餘勇。再行接戰。

二時三十分。有九十八礮門之英艦(伯連亨)亦突進而陣於(格泊田)艦之上風。(格泊田)不得已。遂又暫時休戰。納爾遜又利用此時間。修其破損。

(格泊田)及(加洛顛)二艦。主挑戰之目的。實敵之旗艦(德利尼他大)及七十四礮門艦(山洗德洛)百二十礮門艦(喋爾曼德)此等二艦。或上檣爲其粉碎。或要部爲其破壞。以至船體受傷。同時英艦(伯連恒)助(格泊田)(加洛顛)二艦。發礮尾其後之

(普林司)及其他之英國先鋒艦。亦爭先開礮應之。西國三軍艦益沈淪於慘境矣。此時七十四礮門之英艦(非克塞林特)亦突進而來。此艦艦長卽後年於脫洛爾加大海戰爲司令副官。奏拔羣之偉績。昇進貴族之榮爵之不世人傑葛凌烏特也。是時(非克塞林特)艦奉司令長官之命入陣。因百礮門艦(比克特利)九十八礮門艦(巴弗留)九十礮門艦(拉麥)七十四礮門艦(非格孟特)七十四礮門艦(葛來亞)及百礮門艦(布利達里亞)六艘。成立於上風。分隊之先導而突進。至(布利特里亞)雖檣帆滿駛。而速力甚緩。獨滯於後。遂致距離遠隔矣。

初(非克塞林特)艦以上六艘之英國上風艦隊欲出於西班牙本隊之上風奮進勇往。蹴波濤如平地。

二時三十分英艦(非克塞林特)達於西艦(喋爾曼特)上風平行之位置。直肉薄之。切其礮口。挑戰一往一來。一進一退。激戰數時。(喋爾曼特)之船體大受損破。漸不能支。惟撤其國旗而降於軍門耳。於是(非克塞林特)益進而陣於其次之西艦。(山希特洛)下風。當是時。(山希特洛)既失桅檣三段。船體亦受損破。雖失進退之自由。而尙不屈。猶逆(非克塞林特)挑戰。終不能支。亦撤國旗而降。

(非克塞林特)一舉而降敵艦二艘。精神益加。勇氣數倍於前。挾疾風迅雷之勢。更指八十六礮門之西艦(山尼哥拉)而肉薄之。當是時。(山尼哥拉)前檣既被折碎。猶與陣於上風之百十二礮門艦(山查塞弗)屢向(格泊田)艦發礮。然當肉薄英艦時。非克塞林特右舷之方面。僅距二三米。發射最激烈之礮彈。(山尼哥拉)雖盡力奮戰。不能敵新來之援艦。終退避於上風。而潛匿(山查塞弗)之側面。同時。(山查塞弗)亦爲英艦四艘所攻擊。不獨後檣粉碎。卽船體亦蒙破壞。所受之損傷。殆不讓於(山尼哥拉)也。

第六章 分隊司令長官納爾孫捕拿西艦二艘。

先是英艦(非克塞林特)陣於(格泊田)船首。與敵艦血戰。未幾。進航前方。則(格泊田)艦漸得利便。於是不計船體之破損。鼓勇突進於上風。忽爲一丸所擊。折前檣爲二段。然(格泊田)意猶不屈。由其舵輪益進船首於上風。不數分時。損害更甚。帆繩錨繩。無一全者。其船體遂介於本隊軍艦(伯連恆)與(加洛顛)中間。進則衝突。(伯連恆)退則爲(加洛顛)遮斷出路。必不得已。惟突入側面之敵艦(山尼哥拉)而已。於是納爾孫自立船頭。指揮士卒。際離敵艦二十里之近傍。切其礮口。擊(山尼哥拉)(山

尼哥拉)與之應戰。死力奮鬪。既而(格泊田)操右舷之舵。肉薄於敵艦(山尼哥拉)與(山查塞弗)中間。拋左舷錨。持繫於(山尼哥拉)右舷廊下。尋又欲取(山尼哥拉)船尾繩。結於其艦之斜柱。直突入之。今欲詳其實況。請證之以當日第一勇者納爾遜之記載。

當時勇悍之六十九聯隊分隊。搭乘(格泊田)艦內之納爾孫。記載其實況曰。我六十九聯隊精兵。具固有之敏捷。夙博勇名。今偕司令隊長伯利副長伯亞宋。爭先進。行其勇。其猛。不啻天魔鬼神。然闖入敵船之勇士。實以前副艦長之隊長伯利爲首。伯利牽敵艦之船尾繩。縛於我艦斜柱。奮身闖入敵艦。艦長米拉見伯利先登。欲隨其後。余遮而止之。使守艦內。

旣而因六十九聯隊一兵士。破敵艦上部後廊之窗。開一通路。余故得於此窗。躍入敵艦。其餘兵士。爭先簇擁余後。當余之初闖入也。船室之戶。堅鎖不能入。居內者。有西班牙士官二三人。以短銃自戶隙發之。余指揮兵士。破室戶以闖入。發銃擊之。此際有西班牙一旅團長。手攜小旗。蹈於室內。號令士卒。終覺不支。將望後甲板而逃。此時我一兵士。發銃擊其背部。卒然倒地。旣而余出後甲板。隊長伯利已占領船尾。

樓。英國國旗。翩翩飄於其上。尋余又辭伯利出前甲板。副長伯亞宋亦由左航舷門。出前甲板。與余會。此時我艦兵。生擒西國士官數名。來獻於余。又奉余佩劍數口。西艦（山查塞弗）陣於（山尼哥拉）之側。見我艦占領（山尼哥拉）。自其船尾。逆射短銃及小銃。於是余更下命士卒。使之應戰。開礮向之。同時余召我守艦長米拉。命之曰。速派援兵於（山尼哥拉）艦上。尋又顧左右。命曰。爾等更突入（山查塞弗）一舉而捕獲之。言未終。余欲與伯利共率部下兵士。闖入艦上。時西國一士官。自後甲板之檣壁。呼曰。我艦既表降意矣。請勿擅殺。余得此信。一躍登後甲板。西國艦長。捧一挺弓。與一口劍。跪於余前。曰。我艦水師提督已受損傷殞命矣。於是余更問艦長。曰。貴艦降伏之報。果如其言否。艦長答曰。實表眞意。請勿挾疑。余於是懇懃迎艦長。握手施禮。且命之曰。果爾則當悉舉艦內將士。召集我前。表明降意。西國艦長應命。召集艦兵於甲板上。使以佩劍奉余。余悉收其佩劍。以貽小艇長非亞納。非亞納歡喜之情。不能自禁。凱歌三唱。

是役也。與余共進退而始終不離者。乃六十九聯隊隊長伯利。副長伯亞宋及余。往年爲（阿加麥侖）艦艦長之故舊。披肝露膽。誓共死生。莫逆之約。三克士。約通生格。

古諸將也。此外勇卒猛士不可悉數。余實由諸人之援助。故能一舉而捕獲二艦。

以上所記載者爲納爾遜手草之戰報。終署納爾遜、米拉伯利二將之名。

第七章 西艦（德利尼他大）之苦戰。西國艦隊之退走。

當央將士之闖入西艦（山尼哥拉）也。死者僅七八人。負傷者僅十人。而（山尼哥拉）之死者。合計殆二十人。尋又闖入（山查塞弗）死傷者較前尤少。雖謂之無死傷可也。而（山查塞弗）爲（格泊田）小銃所擊。死傷雖不過一二。然在其被捕獲以前。與英艦（聖脫約瑟）挑戰。合計其死傷之數。亦決非鮮少。（格泊田）艦奮擊突戰。一舉而捕獲二艦。旣奏莫大之偉績矣。惟其激戰數刻。船體亦被損破。殆失進退之自由。於是分隊司令官納爾遜。所乘艦暫轉乘於中軍艦（米拉布）。尋又轉乘於七十四礮門艦（伊列基斯抵伯爾）。午後五時。納爾遜之巾廣小旗。翩翩於（伊列基斯抵伯爾）艦上焉。

以上未載之軍艦。奮勇力戰。以顯其拔羣之技能者。頗不少。茲乃再述是等各艦之動作。

英艦（維克德利）陣於本國艦隊（非克塞林特）之船前。指西艦（喋爾曼德）挑戰。肉

薄而來。勢如疾風。切其礮口。發送猛烈彈丸。蓋（喋爾曼德）曩已撤其國旗。忽再揭之。而表敵意者也。陣於（維克德利）前之英艦（巴弗留亞）援（維克德利）礮擊西艦。是時（喋爾曼德）既失其前檣及中檣。船體亦被損破。今敵艦二艘。合力擊其側面。加以三重甲板之英艦（拉麥）亦陣於上風。有應援二艦之勢。（喋爾曼德）知不能敵。遂再捲國旗。降於軍門。

先是英艦（抵安）（伊列基斯抵伯爾）二艦。陣於本國艦隊（維克德利）及（巴弗留亞）之側。恐誤傷本國二艦。挑戰之際。束手旁觀。今西艦既降。以（維克德利）及（巴弗留亞）相去尙遠。乃過航於前面。從信號之命。泛於（喋爾曼德）船側。而占領之。

是時。艦長葛凌屋特所指揮之英艦（非克塞林特）肉薄於西國大軍艦（德利尼他達）之下。風思一舉而捕獲之。散火花而奮鬪。英艦（瓦利延特）（伊列基斯抵伯爾）（伯連恒）等見之。助（非克塞林特）四面夾攻。激戰至一時之久。礮聲隆隆。萬雷齊鳴。硝煙濛濛。大霧罩天。西艦雖猛。以一敵四。安能支乎。故其前檣及中檣悉爲所破碎。船體各處亦被損破。帆繩及帆。亦皆斷絕。殆全失其戰鬪之力。無已。遂撤國旗而降。西國先鋒艦中之二艦。見本隊旗艦（德利尼他大）陷於萬死之中。已撤國旗。遂應援。

之。破浪突進。同時又有西艦二艘。亦欲應援。自西南方面。進航而來。其包三重甲板之堅艦。(孔抵列格拉)及(阿司他利亞)。與西國分隊艦九艘。皆整隊伍。自東南方面進航而來。合計十三艘之西國軍艦。同心協力。四面擁護。(德利尼他大)使求一生於九死之中。

午後五時。全局大勢初定。礮聲全絕。英國艦隊。遂能徹始徹終。博大勝利矣。因值二月日晷頗短。暮色蒼然。夕陽西沒。英國艦隊司令長官。忽揭信號。下令於全艦隊。使方向轉而右航。蓋欲使其捕獲船。及已之破損艦。避西國下風分隊之攻擊故也。因此時西國下風分隊九艘。取右航之方向。遠進於上風。整其隊伍。突向反對之方面而來。既而西國分隊九艘。漸接近於英國艦隊。見其有備。不敢輕進船首。約略試其發射。後再退卻於背後。英西兩國艦隊。徹夜碇泊於海上。迭修破損之船體。翌日天明。兩國艦隊。遂各作戰列矣。

此時西國艦隊。占上風之好位置。且有十八艘。乃至二十艘新來之堅艦。然而士氣不勇。勢先衰。懲於英國艦隊之熟練。於未戰以前。已竊整逃遁之準備。如欲見機而退者。西國艦隊。司令長官哥爾德巴之旗艦。乃四重甲板巨艦。(德利尼他大)。因破損最甚。

早逸於列外。挽一中軍艦。遙退於下風。漸沒影於水煙縹渺之間。英國艦隊司令長官加比士雖目擊退走之狀。然其軍隊之構成嚴肅陣列。不許各艦追之。未幾。西國艦隊整其隊伍。倉皇退北。此時英國艦隊僅十四艘。不但艦數甚少。且其破壞亦多。故不追逐窮寇。挽其捕獲船四艘。與（格泊田）艦同奏凱歌。而進航於南方。此十四艘艦隊中。其船體大被損破。殆失進退之自由者。爲（加洛顛）及（葛洛沙司）二艦。

第八章 英西兩艦隊之死傷。及其損害。西國艦隊敗軍之原因。

英國艦隊於此激烈之戰。而蒙非常之損傷者甚少。其結局實出於意外。全艦隊中。檣桅折碎。僅（格泊田）艦一艘而已。蓋由其接戰之初。單身肉薄敵陣。冒水火之危險。而奏大有名譽之偉績故也。同時其船體亦大被損破。將有沈沒之狀者。則爲（葛洛沙司）（加洛顛）二艦。就中（葛洛沙司）船體損傷尤甚。海水浸於艦室。然其礮門則頗完全。其墜落不堪用者。但噶倫礮一門。與第一甲板之大礮二門。第二甲板之大礮二門而已。

軍艦損傷。既如此其少。而艦員之死傷。決不多也。合全體而論其破損。船體及帆繩之

軍艦死傷之數較多。計其大略。則死者七十三人。傷者二百二十七人也。惟此等負傷之二百二十七人。悉皆重傷。何則。當時慣例。但報重傷不報輕傷故也。由此觀之。則實際之死傷。定爲四百人矣。然以此猛烈之戰。而死傷僅四百人。亦可謂意想外之少數矣。

英國艦隊之死傷與損害。旣悉言於前。吾儕更欲觀察西國艦隊之死傷與損害焉。據西國艦隊之報告曰。艦隊中蒙最激烈之破損者。惟（德利尼他大）（宋伯拉洛）（阿司他利亞）（孔抵列格拉）四艦。此外軍艦十艘。雖亦破損。幸全艦中之半數得以完全無恙。是等半數之軍艦。因袖手旁觀。始終未與戰陳。其不傷船體。固不足怪也。

捕獲西艦之損傷。據英國艦隊司令長官之報告曰。我艦隊所捕獲之西艦四艘。無一有檣桅者。船體大受破壞。海水浸入船室。就中如（山尼哥拉）忽起大火。全艦幾歸灰燼。因我艦兵努力撲滅。得以無恙。是等四艦之死傷。合計至一千餘人之多云。

此一海戰。西國艦隊隊伍分裂。陣形錯雜。其接戰也。毫無規則。有與戰者。有不與戰者。故細較兩艦隊之實力。頗爲難事。大抵左所斷定。決非臆造也。曰英國艦隊。合計十五艘。西國艦隊。其初二十五艘。旣則二十七艘。

西國艦隊中可稱怪形之大軍艦者實（德利尼他大）也。蓋（德利尼他大）距當時二十八年前即千七百六十九年於哈瓦拉造船所所構造者具三重甲板有百十二礮門其帆架之長大未見其比尋至千七百九十六年新增築後甲板及前甲板更爲一枚之甲板且沿其舷門新造障柵忽成四重甲板巨艦然其實力仍與同一之礮門三重甲板之軍艦毫無所異。

此海戰之特色在攻擊之膽壯與用兵之神速。查俾斯但提十五艘蕞爾之小艦隊擊破二倍於己之西國大艦隊非運用之妙固難乎其爲勝矣若使凡庸之司令長官立查俾斯之地位恐一見敵勢之大必將躊躇逡巡若然則西國艦隊雖分離錯雜而得乘此機密接各艦及其隊伍旣整陣形旣全雖勇將謀士亦難施其術矣。

英國艦隊司令長官查俾斯深信部下之實力見敵軍支離滅裂未成隊伍欲乘此隙一擊而粉碎之勇往奮進指敵之中心突入故得達其目的雖然查俾斯之勢非能擊破西國艦隊不過破碎其團結耳何則蓋以西艦固未成一隊伍故也要之查俾斯之有此功績者實其部下一英將知進而不知退知死而不知生獨步海上之大豪傑分隊司官納爾遜也。

西人之戰也。無論海陸戰未受怯名。而獨於此海戰爲是卑劣之行者。抑又何耶。無他。其搭乘軍艦之水夫。皆怯不堪用也。蓋西艦艦員。概爲一時所補充之水夫。探其實際。堪稱海兵者。其數寥寥。宜其一聞礮聲。慄股縮肩。無一人敢立甲板之上者。有一士官。下命彼等。欲使攀於檣上。修理綱具。衆皆蹙額。相顧謂曰。與其冒此危險。不若被斃殺之爲愈也。遂無復應命者。勢旣如此。雖西國艦隊之礮門。遠多於英艦。安望收善果耶。有擾亂錯雜。動傷本隊之軍艦耳。

有一記者。論評當時西艦之戰況曰。

是時西國艦隊。雖有戰艦二十五艘。而搭乘之艦兵。概係怯懦水夫。欲以敵精銳之英國艦隊。其能之乎。故敵艦一來。全隊卽解。支離滅裂。不能收拾。爲西艦計。莫如以此中八艦。碇泊於格沙基拉港。拔此八艦之精練海兵。五六百人。與乘搭所餘十七艘之千餘名水兵。相交替。吾尙不知有名譽之月桂冠。果落於誰氏之手也。卽讓數步。亦不使英國艦隊之大勝。如此其易。且亦必受數倍之死傷與損害也。要之是役也。西國艦隊之將士。雖顯拔羣之勇氣。挾稀有之技倆。而部下水夫逡巡不應命。軍略齟齬。兵氣沮喪。至取大敗。豈非西國艦隊將士之不幸哉。

以吾觀之。此論雖不免稍失偏頗。自其大體評之。則實中肯綮也。

第九章 英國艦隊各將校之名譽。（德利尼他大）之難船。

二月十六日午後三時。英國艦隊率其所捕獲之西艦。碇泊於拉哥司灣。乃使西國俘虜三千人登岸。還付於西國政府。

二十三日。英國艦隊司令長官查俾斯率艦隊進發於拉哥司灣。隊伍井井。旌旗堂堂。舳艤相啣。指葡萄牙首府利斯波進發。旣而艦隊漸出海上。天時忽變。陰雲冥漠。漲布四面。強風漸瀝。埽拂檣尖。怒濤澎湃。船側爲沒。各艦轉躍波中。動則漂於海岸。然英國艦隊卒排逆浪怒濤前進。冒非常之危險。凌非常之困苦。經五日始達於利斯波。

當英國艦隊奏凱歌而到利斯波也。府民舉行盛大之祝賀。不啻祝己國戰捷。何則。蓋葡萄牙人以此戰勝之結果。爲有益於己國之通商貿易。決非少也。

此捷報傳達英國。闔國人心歡喜達於極點。或揭國旗。或點球燈。慶祝數日。而司令長官查俾斯。因此戰功。特列貴族。敍爲維聖脫伯爵。且得年金三千鎊。同時海軍中將納爾遜與拔古俱因戰功。得授男爵。瓦爾迭格列布昇外國駐紮之顯要地位。

夫搭乘（格泊田）艦突入敵陣。一舉而降。（山尼哥拉）（山查塞布）二艦之分隊司令

長官納爾遜實當日奏第一之殊勳者也。惜查俾斯之勝報。達於本國。適昧其功。遂未與以特別恩賞。僅受領（巴支司）會寄贈之徽章。與倫敦府民之特權。

英國國會大喜今日之戰勝。以全會之議。贈艦隊以感謝狀。且以金牌贈於各將官。及各艦長。

英國艦隊於拉哥司灣外。大爲風浪所苦。西國艦隊亦爲風浪沮其歸路。西國之司令長官葛爾特巴所指揮之艦隊。悉蒙抑壓。漂流海上。至三月始至格基斯就中葛爾特巴之旗艦。（德利尼他大）因船體大蒙損破。不能抗此猛烈之威力。特離隊伍。委蛇於後。隨波漂流。殆有沈沒之狀。

二月二十六日午前。（德利尼他大）欲早接近海岸。盡其死力。與疾風怒濤相鬪。時英國中軍艦一艘。忽現西方向其船側突進。蓋此中軍艦名（達泊留亞）。此艦昔日之臨戰。能詳知。（德利尼他大）之實狀。欲乘窮迫。一舉而捕獲之。既而至其附近。直切礮口。發射彈丸。蓋（德利尼他大）爲四重甲板之巨艦。敵艦甚小。在平日殆無能爲害。而今日適值窮迫之時。僅能發射之一二船尾礮。以應之而已。

英國中軍艦三日兩夜。尾（德利尼他大）西艦策盡力窮。遂不能不撤其國旗。當此間

不容髮之際。西國軍艦十二艘。忽焉現出海上。欲救援（德利尼他大）破浪突進。於是英國中軍艦不得不中止其礮擊。指地中海而退。

是時英國戰艦數艘。發於本國來會。直與查俾斯艦隊聯合。故其所指揮之艦隊。忽而添增多至二十一艘。勇氣百倍於前。勢如旭日升天矣。

未幾。查俾斯率是等二十一艘艦隊。指西國艦隊之根據地。格基斯進發。下令全艦隊嚴封港口。於是碇泊於港內之西國艦隊二十六艘。忽爲英國艦隊遮斷歸路。戰戰兢兢。如坐鍼氈。終年不能出海上一步。

當西國艦隊之臨戰而逃。潛伏於格基斯也。司令長官葛爾特巴。司令副官中將摩拉列支。少將滅利洛業。以敗軍之結果。與其他艦長十一人。共爲軍法會議所召。受嚴格之審判。雖然。如前所述。此戰之敗。實非將校之過。而士卒之過也。故經數次審問。皆得揭明心事。於公明判決之下。得復其青天白日之身。

哥品杭海戰史目錄

第一編前海戰

- 第一章 俄瑞丹三國同盟英艦隊進至喀拉加德
第二章 英艦隊至松特峽斯德利加叱咤英使
第三章 拔格大會諸將於艦內涅爾孫請爲先鋒總督
第四章 涅爾孫指揮艦隊之實力
第五章 拔格議定攻丹方畧英三艦擱於沙灘
第六章 涅爾孫苦戰丹兵英三艦揭破損旗號
第七章 涅爾孫不從退軍之令
第八章 利瓦戰歿涅爾孫下決死之令
第九章 丹國義勇兵勇戰丹將比列摩士死守脫列克洛拉礮臺
第十章 涅爾孫贈丹國太子書弗勒得力加格宋齎使命至丹軍
第十一章 丹國林特賀戎至英軍會見拔格
第十二章 涅爾孫大賞丹軍武勇英丹議休戰之期

- 第十三章 拔格襲擊俄國小艦涅爾孫乘小舟尾追本隊
- 第二編後海戰

- 第一章 後海戰之原因英內閣大臣之失德
- 第二章 英國海陸大將出軍加克松勸丹太子降伏
- 第三章 哥品杭丹兵被圍格士加特遣使勸降
- 第四章 哥品杭苦戰總督畢曼乞降

哥品杭海戰史

第一編前海戰史

第一章 俄瑞丹三國同盟 英艦隊進至_時抵加德

國於歐羅巴之北。蕞爾半島。兵少糧乏。介於諸強。僅得保其獨立者。丹麥是也。然其國民慄悍。富於義勇。退能忍國辱。進能殉國難。是以無端與英國開戰。其首府哥品杭遭猛烈之攻擊者。凡二次。自建國以來。未曾有之大海戰也。生靈塗炭。財力盡耗。幾致不國。雖然。丹麥之所以爲丹麥者。實別有在其第一戰。在千八百一年。與英國艦隊司令長官拔格。及司令副官涅爾孫血戰也。其第二戰。在千八百七年。防英國海軍。總督輸畢爾。及陸軍總督加斯克德之來襲也。今分前後海戰爲二編。逐次敘述其實況焉。

千八百年。英國海軍中將涅爾孫。率艦隊占領麥爾達港。由是地中海之海上權。全歸英國掌握。同時。英國陸中將亞伯格倫皮。率陸兵敗法將墨諾於亞布格灣。以襲擊法帝拿破崙駐屯於埃及之陸軍。一戰降之。於是英國國勢。頓爲增進。赫赫如朝暾之昇。威聲遠播。震懾四鄰。彼猛勇之拿破崙。遂不能逞威力於全歐之上。其影響所及。使東印度仍隸英國。而免法之吞噬。土耳其亦脫法國羈絆。頓加入英國之同盟。

由是英國更注目北歐。欲征討北部諸國。解其近所締結之同盟。尋破壞路涅比爾之條約。蓋路涅比爾條約。爲拿破崙對英國所施之方略。慘憺經營。而使歐洲列國。互相聯結。而與英絕。遮截歐洲大陸。與英國之交通者也。實即使英國孤立閉塞於蕞爾一小天地內也。

先是北歐諸國。俄羅斯。瑞典。丹麥。見英國海軍聲威。日加強盛。全歐之海上權。幾爲全占。而俄瑞丹之商業貿易。益形衰敗。所有利益。全爲英國壟斷。甚憤之。乃組織鞏固同盟。而以英爲公敵。復其曩與英國廢棄之條令。宣令於全國曰。局外國之船舶。戰時准其搭載禁品。而丹麥實爲同盟首唱。幹旋最力。深爲英國所憎怨。遂無端而演此建國未曾有之一戰也。

戰鬪旣開。兵連禍結。歐洲之北海。波羅的之沿岸。戰雲漠漠。燭燧空中。殺氣紛紛。蒙蔽海面。此時聯盟三國海軍之實力何如也。丹麥有艦二十餘艘。半皆老朽。實不堪爲戰鬪之用。而七十四礮門艦。與六十四礮門艦。計僅十艘而已。惟俄瑞二國。較丹麥爲優。俄有堅艦二十艘。瑞有堅艦十一艘。至比較其實力。則以俄羅斯爲第一。瑞典次之。丹麥最下也。

俄瑞二國艦隊。刻日與丹國艦隊連結。組織三國聯合艦隊。將使傲慢之英國艦隊。挫其銳鋒。而（約尼溫加克）之國。旗沒影於地中海內也。日夜汲汲準備出陣。然此三國艦隊。果能首尾聯合。舳艤相接。現出海上。以摧英國。原非難事。特英國之機敏。已早察大勢於未然。而於俄瑞艦隊。未與丹國艦隊聯合之先。卽欲一舉而蹂躪丹國。乃以海軍大將拔格任司令長官。海軍中將涅爾孫補司令副官。督率艦隊。直進喀抵加德。時千八百一年三月也。

第二章 英艦隊至松特峽 斯德利加叱咤英使

同時英國政府。更命一使節。先於艦隊。而委以與丹國宣戰講和之全權。當其艦隊之隊伍整整。旗鼓堂堂。將向丹國而發也。政府特傳緊要之令曰。丹國若棄三國之聯盟。爲我開松特之航路。且不以其本國之軍艦保護商船。一任我海軍之干涉。則講和。如欲使其本國占有海上之獨立權。則宣戰。使節至丹廷。太子代丹王見之。大潰英國之專橫。嚴絕要求。厲聲叱咤曰。何用多辯。惟有一戰而已。於是英國艦隊。直過松特海峽。將一躍而衝哥品杭蓋松特航路。爲哥品杭之通路。水道曲折。巖礁參差。船舶進行。頗屬危險。且兩岸礮臺堅固。守以崛強之礮兵。無論英兵

如何精練。英艦如何堅固。斷難繞此水道偷過礮臺。雖然。舉勇猛絕倫之英艦。以臨此維持獨立之小丹國。亦何啻泰山之壓累卵。丹王乃下令海陸二軍。始於國都哥品杭嚴守沿岸要害。或增築礮臺。或修理船艦。或徵集新兵。國內騷然。人心洶洶。丹人敵愾之氣。舉國勃然。無論貴賤老幼。苟列籍於國內之男子。皆願出戰。有大學生徒一千二百人。特編成一隊。日夜操練。部署各地。以守要害。

英國司令副官涅爾孫。有勇有謀。其於海上。履險如夷。操縱艦隊。如運手足。而丹人久慣平和。未經實戰。至於海戰。尤非所知。勝敗之數。無待於蓍龜矣。然丹人非常膽畧。能以剛勇抗英軍。雖不幸而敗。亦不致損其國威。失其國體。其勇氣與膽畧。古今歷史。見其比也。

旣而英國艦隊。猛向松特海峽而進。將入峽內。經危險之沙灘。及杜曲之水道。而導引艦隊者。水先人（卽引港人）之職務也。然彼等以責務重大。欲免此困難之勞力。遂對左右言曰。松特海峽。沙灘甚多。水道艱難。戰艦難進。將士等皆信其言。恐懼自危。無一人敢當先鋒之任者。然亦惟遷延數刻而已。

進擊之先。拔格以白旗（休戰旗）贈於耶爾西羅亞之知事曰。我修艦隊戰備。將過松

特海峽。足下果能沮我進航乎。既臨交戰。而尙以此者。蓋輕而侮辱之。此固剛直之士。所不能默視也。於是知事斯特利加奉王命。戊午 帕爾西羅亞。日夜戒嚴。堅修防務。以待敵來。聞此言。蹴然怒曰。我礮臺之大小礮。悉裝彈丸。早待英艦之來。某雖不敏。旣奉命而守茲地。決不許敵之一艦過於臺下也。

第三章 拔格大會諸將於艦內 涅爾孫自請爲先鋒總督

三月三十日黎明。拔格傳進軍之令於艦隊。望松特峽口。乘西北微風。徐入峽內。遠瞭其先鋒艦隊。九十八門礮艦。名(侖東)懸司令長官拔格之旗。九十八門礮艦。名(盛脫約基) 懸司令副官涅爾孫之旗。外有七十四門礮艦十一。六十四門礮艦五。五十四門礮艦一。五十門礮艦一。三十六門礮艦二。三十二門礮艦二。三十二門礮艦一。合計戰艦二十四艘。舳艤相接。如長蛇之橫於海中。其中以七十四門礮艦六。六十四門礮艦三。餘小艦與涅爾孫之旗艦。同爲先鋒。而挑此慘憺之大血戰。顯其拔羣之武勇。冀獲偉大之勳名。

英國艦隊旣進松特峽。司令副官涅爾孫以(耶列舫特)艦。復以(耶列舫特)艦。較(聖脫約基)旗艦。輕快迅速。遂與交換。督其先鋒艦。進於陣前。而司令長官拔格。陣於中。

軍少將格列布司爲後陣。午前七時英艦將過野爾西亞之臺下。守將斯特利加傳令礮手先擊敵之先鋒艦（摩拉克）。尋英艦陸續進迫臺下。猛烈礮彈雖密如雨苦無遠準。僅一彈達於敵艦。斃兵七人。他艦概進航於彈道以外。毫無顧慮。僅前列數艦應礮三次。餘艦不發一礮。遂以礮艦七艘列陣臺下。直望礮臺轟礮裂彈。斃克洛連堡赫爾興堡之臺兵數名。是丹英兩軍初戰於松特峽內也。

松特海峽幅員不過三里。一岸有克洛連堡礮臺。丹兵守之。一岸有赫爾興堡礮臺。瑞兵戍之。故兩岸礮臺欲左右相應。以擊英艦。英艦避之。勢不得不進於中央。於是艦與礮臺距離僅一里半。兩礮臺之礮丸遂得命中。英兵艦死傷甚多。英艦亦受損不少。惜瑞國礮臺頽敗不堪。臺兵怯懦而無戰鬪之勇。聞丹國礮臺發礮毫不努力相應。英國艦隊敏捷早已窺破瑞兵。使各艦近其側面去海岸僅一里以內。故丹國礮臺與英國艦隊相離二里以上。能避其猛烈之彈雨。雖斯特利加之勇武。至此亦無可如何。豈非英艦意外之僥倖乎。不然。克洛連堡大礮百餘。霹靂一聲。彈丸迸射。勇猛之涅爾孫恐亦將自退其軍矣。則哥品杭之戰勝未可必也。

至午。英國艦隊漸進而達修延島之附近。此地去丹國首府哥品杭之灣口僅十五里。

大將拔格中將涅爾孫少將格列布司三人乘輕舸親測海上細探敵情未幾自歸本隊相顧謂曰防禦峻嚴兵備周到殆無寸隙可乘。

於是大會各艦將士相聚而議軍機論說百出異見紛歧至暮未決諸將咸慮進軍之危險衆口一詞曰敵國防禦如彼水道險難如此若妄進艦隊薄於敵壘是自投死地也。不若班軍徐圖再舉舉坐默然如暗表同意者涅爾孫終始沈默靜聽衆議至此忽奮起呼曰旣踰松特海峽深入敵地今去敵城不過十五里何得半途而退乎若給我以戰艦十艘小艦數艘敢以獨力粉碎敵壘不須借諸君之助也衆將赧然有慚色司令長官拔格深贊涅爾孫之勇握手謝曰君殆爲國家努力也乃給涅爾孫以戰艦十艘小艦數艘命爲先鋒之司令涅爾孫欣然領命退歸（耶列舫特）艦下命於先鋒艦隊速卽準備進擊。

第四章 涅爾孫指揮艦隊之實力

是戰也與世上普通之海戰異或繞曲折迂回之水道或踰犬牙錯綜之沙灘欲按其鍼路操縱自若實非易事故龐大之戰艦皆失運轉之自由反不如小艦之輕捷適用加以哥品杭爲北海咽喉所戍丹兵慄悍異常守備極爲嚴密且欲使英艦誤其進路。

撤去水上浮標。換置險地。非涅爾孫之賈勇直前。臨事好謀。豈能當此勁敵。深入險地耶。

是夜涅爾孫同艦長布理司賓及二三將士。掉一葉小舟。測薩爾蘇侖島至米特格拉溫德（淺瀨之名）之水路。沙灘暗礁。一一浮以標木。仔肩弼事。勞瘁心神。而涅爾孫乃一片熱心。極不知倦。徹宵始得告竣。

涅爾孫於進擊之先。曾細察彼我之形勢。思出攻擊東面之方畧。及夜再探偵敵情。始知前略不便。次日風向倏變。急改前畧。遂決意攻擊南面。四月一日黎明。英國艦隊。拔錨進於米特格拉溫德之西北。米特格拉溫德。即哥品杭府前面之沙灘。星羅棋布。劃分水道。其中間一水道。廣約十二町餘。即由外洋通於府內之航路。水深可進戰艦。其他水底皆淺。船舶誤入其內。進退卽不能自由。據茲天險。苟以一艦遮此航路。即爲萬艦難踰之勢。故丹人以木艦平底船。及礮艦等。配置於此水道之一岸。嚴防英艦之侵入。

午前涅爾孫更親試測量。熟察攻擊之位置與方面。事畢還艦。方一時頃。忽揚拔錨之旗號。高揭（耶列舫脫）艦之檣頭。而傳進軍之令。於是先鋒艦隊十二艘。準備進軍。乘

風徐薄海岸。此時涅爾孫。由司令長官委託之先鋒艦隊。戰艦十二艘。小軍艦二十艘。合計大小軍艦三十二艘外。又新得艦隊。十八礮門艦一艘。二十四礮門艦二艘。三十八礮門艦一艘。合計單桅四艘又艦長利瓦。驍名亦亞於涅爾孫。乘三十八門礮艦。名阿麥尊。指揮部下數艦。率先進入阿伯匡列爾上部海峽。尋沿米特格拉溫德之邊。徐徐進行。達其南端。卽定其位置。而注視先鋒艦隊之動作。靜察進擊之方略。時正午後八時。夜色蒼茫。不辨航路。待至明日。與丹國防禦艦隊之在南方者。相距殆二里也。

其時西北風大起。颯颯作聲。在外部水道之瓦達匡列爾英艦。雖得順風。然進入於內部水道之茵拉匡列爾艦。則正值逆風也。於是內部諸艦。忽失前進之利。加以日暮途窮。迷津誰問。動則誤其鍼路。難保無膠於沙灘之慮。無已。投錨以待東方之明。然袖手無爲。徒拘留其艦隊。固涅爾孫之所不甘也。故於中夜竊放輕舸。測量前進航路。詳知其淺深險夷。會礮艦九艘。火船二艘。合計小艦十一艘更連絡於其艦隊中。統計所指揮之軍艦。大小至三十九艘之多。勇氣勃勃。有恃而無恐。部署既定。祇待詰朝進擊。旣而丹艦之守於海岸者。知英艦侵入其附近。遂出其不意。開放礮彈。因距離尙遠。雖礮丸猛烈。無一能達英艦者。空見水烟沸騰而已。

第五章 拔格議定攻丹方畧 英三艦擋於沙灘

丹國防禦艦隊部署已定。爲二重甲板戰艦。中軍艦。小軍艦。平底船。大小共十八艘。順次整列於海岸。其長殆至一里。其礮門數。總計六百二十八門。艦隊之北。即爲都城。且建設浮礮臺二名。（獨列克羅挪）一備二十四磅大礮三十門。一備三十六磅大礮三十八門。各臺據以熱彈丸之竈。有二重甲板木艦二艘。陣其前面。準備周到。戒嚴慎重。以待敵艦之來襲。

又以港口與船渠之地。恰當都府中心。其防備更加嚴重。水底繫以鐵鎖。以防敵艦突入。諸處新設礮臺。以防敵艦進擊。均以七十四礮門艦（鐵麥克）及（獨克羅挪）之二艦爲首。而中軍艦一艘。礮艦數艘。整齊隊陣。扼其要路。就中有二三礮艦。艦上據熱丸之竈。爲發礮之準備。而防禦艦隊之在哩馬格島南岸者。建設無數礮臺。守以壯丁。要之丹人勇氣凜烈。慨賦同仇。固守礮臺。以死自誓。以爲與其使敵兵入於府內。宵燈於礮火之下也。

時四月二日。朗朗晴空。水天一色。東南風起於船側。英艦乘此順風。將出東海。司令長官拔格宣揭號令。使諸將集旗艦。以定進擊之次序。尋議定攻擊之方畧曰。

各艦屬於先鋒總督涅爾孫指揮之下者。當肉薄敵國艦隊之側面。投錨於船尾。奮戰。中軍艦與火船亦於港內成一直線前進。以擊退扼其入口之敵艦。礮艦（奔普）陣於我艦隊之後。向敵艦努發破裂彈。中軍艦二艘。與礮艦及小軍艦數艘。相率繞於敵國艦隊之南端。合力擊之。同時（幹基）艦艦長夫立猛特爾指揮陸戰隊。領搭乘別艦之四十九聯隊陸兵。與五百海兵。見機襲擊其（獨列克羅挪）之二礮臺。直占領之。

附英國艦隊之名。

- | | | | | | |
|----|---------|----|--------|----|-------|
| 一 | （阿麥倫） | 二 | （伯羅拉） | 三 | （拉繆爾） |
| 四 | （抵西阿） | 五 | （破列麥司） | 六 | （意利司） |
| 七 | （野特格） | 八 | （阿顛脫） | 九 | （克那通） |
| 十 | （耶列舫脫） | 十一 | （幹基） | 十二 | （摩拿克） |
| 十三 | （采遠司） | 十四 | （阿麥尊） | 十五 | （布朗期） |
| 十六 | （阿爾克滅涅） | 十七 | （達得） | | |

午前九時。艦隊部署齊整。拔錨進軍。高帆揭於檣端。旌旗飄於雲際。飛礮彈。舞劍戟。瞬

息間。敵已肅然。以待交戰。雖火焰未揚。彈丸未裂。而紛紛殺氣密布於蒼茫雲水間。天色朦朧。四顧寂寥。雖勇將猛士。亦不能無戰慄之感。

當此時。涅爾孫急下進軍之令。而水先人等慮水道危險。躊躇逡巡。無一人奮然而當嚮導之任務者。勇猛之涅爾孫亦徒伫立船頭。扼腕睥睨。忽厲聲疾呼曰。汝輩皆搭乘商船。導平穩之航路。惟利是視者。何可使役於礮丸矢石之下乎。我欲賴汝等成大功。我亦自知我過也。誰代此輩以導我艦隊者。衆皆相顧默然。(伯羅拉)艦長夫奈亞利。排衆前進曰。(我敢當之)直轉乘(野特格)艦先進。(阿麥侖)艦次之。諸艦陸續隨後。然(阿麥侖)操縱之際。誤膠於水深六尋之沙灘。艦中人盡力掀其船體。會潮水逆流。不能退出。衆皆相顧茫然。原涅爾孫屢乘此船。以蹈危冒險。奏百戰之大功。一旦見其膠於沙灘。能無慨然太息。有頓失一臂之憾乎。

其餘軍艦。隨(野特格)艦。逐次前進。不幸七十四礮門艦。(伯羅拉)及(拉塞爾)當過丹艦(澤羅斯鐵)側面之際。復蹈(阿麥侖)之轍。同膠於沙灘。

第六章 涅爾孫苦戰丹兵 三英艦破損旗號

先是水先人等。謂各艦長曰。我等熟思。欲使各艦無礙。宜添先導艦之右舷。不然。或恐

擋於淺瀨。艦長等不諳水理。聽其言添（野特格）艦之右舷前進。然水先人等未實測此航路。何以知其淺深險夷。當此軍艦前進。其續於（拉塞爾）艦後者。卽司令副官涅爾孫之旗艦（野列舫脫）也。乘滿帆風。取路於右舷之方面。彼敏捷之涅爾孫。因見有先導諸艦。陸續擋於淺瀨。潛知水先人之貽誤。傳令使船首轉於左方。其後諸艦。遂尾（野列舫脫）悉轉其鍼路。始無事。安然前進。脫令涅爾孫不知變計。必悉蹈（阿麥侖）等之故轍也。不幾蹈不測之禍哉。

同時司令長官拔格所指揮之八艘本隊。欲應援先鋒艦隊。整齊隊伍。進於北方。然先鋒艦隊已距百哩之遠。且本隊以水淺。不能直抵敵艦之鄰近。雖兩下酣戰。徒從旁作壁上觀。不能一奏應援之效也。

英國先鋒艦隊與丹國防禦艦隊交戰之初。正午前十時。既而至十一時半。先鋒艦隊。戰機漸熟。指揮如意。萬礮雷發。一哩之間。硝煙濃鎖。彈丸四飛。然潮流頗急。二十八礮門艦（約麥格）等多艘。運動概不自由。礮丸之準率。因之亦失。無一命中丹艦者。加之七十四礮門（邊羅挪）（拉塞爾）。六十四礮門（阿加滅統）三艦。未能前後照應。彼此聯絡。遂至各艦受中敵丸甚多。伍陣紛歧。旌旗錯亂。至陷於意外之苦戰。

猛烈礮戰。歷三時之久。兩國艦隊盡迷於硝煙彈雨之中。四圍暗澹。咫尺莫辨。宛如黑夜相搏。且艦礮甚巨。遠勝於野戰礮。其轟然一聲。如萬雷齊鳴。天地將坼。硝煙濃厚。白日無色。波濤亂飛。有遠甚於陸戰者。

當此時。丹國本艦（泊拉昂斯）（拉蝶阿斯）等。決戰三時。勇氣百倍。而礮擊益猛。智勇兼備之涅爾孫。雖彈精竭慮。出奇制勝。而丹艦之銳鋒。終不能屈。鑿戰益激。死傷相半。中原之鹿。未知果死誰手。英國二艦。丁此危機。忽被丹彈擊破其要部。不復成列。高揭信號旗於檣頭而報曰。我艦今垂於沈沒矣。又一艦亦揭信號旗報曰。我艦全失進航之力。一步亦不能自由。嗚呼。百戰百勝。未曾一屈之涅爾孫。至此忽失三艦。千辛萬苦。蓋不待問而知也。

第七章 涅爾孫不從之退軍令

司令長官拔格在後陣。偵探彼此戰況。因距離甚遠。不能詳悉。當未戰之先。涅爾孫所指揮之三艦。擱於淺瀨。不能列陣。涅爾孫大爲窘蹙。拔格援應之。分遣七十五門礮艦。（鐵扶耶斯）（那米利）六十四礮門艦。（烏耶鐵攘）然此三艦。亦恐逆風激浪。加以水道險阻。不易達於戰列。既而敵丸命中。三艦又揭破損之信號旗。留於陣外。故涅爾孫

之艦隊。益減其數。拔格至此。亦恐怖自危。顧左右謂曰。敵之頑抗如彼。我艦之破損如此。萬無必勝之時。今不退軍。則益陷於苦戰之地。且恐我艦盡爲敵所擊沈。不可救濟。不若揭撤兵旗。先使涅爾孫退陣云云。部將達滅特止之曰。揭撤兵旗。則大事去矣。請姑待涅爾孫之報。夫涅爾孫豈死而無悔。輕於戰陣者乎。拔格曰。彈丸擊如驟雨。礮丸震如迅雷。涅爾孫之苦戰可知。我旣爲司令長官。豈使涅爾孫空化爲海底之藻屑乎。乃高揭撤兵旗於檣端。而發退軍之令。

退軍難。退軍於泱泱之巨海。尤難。沉礮臺敵艦。腹背受敵。而在此險阻之水道內乎。涅爾孫若遵令退軍。必被礮臺及敵艦尾追轟擊。非惟受傷。或擋淺瀨。或觸暗礁。將舉全艦隊悉投入於死地矣。涅爾孫英邁果決。旣知必不能退軍。遂決不受其命令。嗚呼。以智勇兼備之大將。英名赫赫之涅爾孫。遂不免爲犯軍令之大罪人哉。何則。軍人臨戰有法規曰。上官之命令。無論是非曲直。不可不謹守之。雖不文無智之兵士。造次顛沛。亦必當拳拳服膺。視爲科律。況以高貴之司令副官乎。以司令副官之身。而輕破此軍律。其何以例他將士。否臧失律。必不能再歸其統轄矣。然此乃就律法而論。苟其結果善良。則雖破軍律。不問其罪可也。蓋涅爾孫非不知犯軍律之大罪。其斷然不受退軍

之令。奮勇直前。冒萬死之險。立百敗之地者。誠操有奏大功之左券也。雖然。破軍令以奏功勳。此乃變道。決非常道。在涅爾孫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也。

第八章 利瓦戰歿 涅爾孫下決死之令

拔格既下令退軍。其所指揮之本隊。與陣於附近之先鋒隊艦中軍艦三。單桅船二。悉從其命。停擊（特列克羅挪）礮臺。遂轉船休戰。

（阿麥）尊艦長利瓦者。爲英國海軍之勇將。屬於拔格。其攻擊（特列克羅挪）礮臺。自立船首。指揮軍士。以示必死。諺曰。強將手下無弱兵。艦員爲利瓦所激勵。亦異常奮勇。共決血戰。甯爲玉碎。恥爲瓦全。然礮臺堅固非常。丹兵勇敢死守。不許敵兵近臺一步。礮彈如雨。礮聲如雷。英艦既衝破硝煙。將轉艦退往他方。然風浪逆激。水路險阻。進退不能自由。旣而硝煙漸散。艦體顯於水面。敵丸擊射。艦兵死傷無算。利瓦見本隊窘蹙難進。心激不平。勵其士卒。奔馳縱橫。督戰益急。會艦兵見（戎董）艦上高揭撤兵旗。直馳於利瓦之旁。曰。司令長官已下撤兵之號令矣。提督盡迴艦。利瓦叫曰。撤兵之號令。我旣領之。然涅爾孫未退一步。我先迴艦。有何面目再相見乎。於是益奮勇挑戰。利瓦督戰益急。頭顱忽中彈丸。流血淋漓。浸於毛髮。眩暈不堪步行。踞於艦側大礮上。

傳令士卒。徐轉艦首。以船尾向（特列克羅挪）礮臺。且戰且退。將還本陣。忽一丸飛來。斃其坐側書吏。又一丸殪其身旁兵士。利瓦呼曰。我與汝等同死於此處乎。言未畢。破裂丸。轟然貫其胸部。利瓦遂暴屍於甲板。而英國海軍部內頓失一勇氣絕倫。富於將略之人矣。

拔格揭撤兵旗。下退軍令之時。卽涅爾孫疾馳甲板上。指揮士卒。挑其必死戰鬪之時也。忽有一彈飛來。轟然洞貫中檣。檣折爲二。其聲勢之猛烈。光景之淒愴。不覺令人慄然。涅爾孫無懼色。從容笑謂士官曰。余輩絕命之期來矣。中彈丸而殪於甲板上。固武人之榮也。豈非千載之快事哉。乃進而至舷門旁。厲聲呼曰。我誓與此艦同生死而已。神色自若。無異平日。時傳令士官來告曰。司令長官已傳令撤兵矣。涅爾孫置若罔聞。逍遙於甲板上。督士卒愈急。傳令士官不得已。再來涅爾孫之旁。婉言問曰。司令長官之艦上。已揭撤兵旗矣。可直揭答旗否。蓋直揭答旗。卽爲承受司令長官之令。而司令副官之慣例也。涅爾孫答曰。否。又轉問之曰。足下見接戰旗之翩翩於我艦上乎。傳令士官答曰。我明見之。涅爾孫曰。請決勿撤去接戰旗。

先是涅爾孫於一千七百九十七年。（鐵奈利芝）港之役。失其右臂。當心中非常激動之。

時。每思動此斷肢。此時亦然。遂靜步於甲板上。顧夫耶爾格松而謂曰。司令長官之艦上。揭信號旗矣。足下知之否。夫耶爾格松答曰。檣上雖高揭三十九號旗。我不能解其意。涅爾孫曰。三十九號旗。卽撤兵之信號也。於是顏色悒悒。心中不快。聳肩厲聲呼曰。武人旣臨戰場。豈宜畏死。血肉相薄。固在意中。況勝敗乃兵家之常。豈可以一小挫折。遽沮其勇氣乎。且勝敗止爭此呼吸間。若遽爾撤兵。不啻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且敵軍以礮丸尾擊於我。我軍將無一人生還。故我斷不能應此命令也。更顧其艦長夫。我列曰。余惟一目足下之所知也。一目之欠明識者。當然之事也。余時或有盲人之權利焉。遂取望遠鏡。曰。余實不認撤兵之信號也。不知司令長官艦上。翩翩之旗果否三十九號也。尋顧左右而呼曰。爾等盡力。無退一步。奮擊突進。死而後已。撤我檣頭之戰旗。將我身高釘於檣頭。以代答旗可也。涅爾孫旣決死如此。則其餘之將校士卒。欲不決死得乎。況皆視死如歸。百折不回之勇將猛卒乎。於是士氣添百倍。凜乎如鍊鐵。有一躍而蹂躪萬軍之概。

第九章 丹國義勇兵勇戰及丹將比列摩士死守（脫列克洛拉）礮臺

午後二時。丹人發礮少衰。逾數分時。防禦艦隊。亦皆停止礮擊。蓋由先時鑿戰。將士兵

卒。或死亡。或負傷。廣於甲板。其輕舸及浮礮臺。又被浪衝動。失其位置。有漂流於海邊者。有中英彈碎其要部。艦體傾斜。將沈沒者。雖力未全衰。餘勇可賈。然已早撤國旗。明表降服之意矣。

無何。後援新兵竇至。率皆精銳勇悍。自岸登艦。再飛礮丸痛擊英艦。不一時間。再現出一場苦戰。涅爾孫以丹艦概撤國旗。請降軍門。遂派端艇數艘。將占有之。不意新來丹兵。礮仍猛擊。終不能近其船側。反受損傷。甚至有中礮丸而沈沒者。蓋既撤去國旗之軍艦。忽而發礮。乃破軍規之甚者。實神人共憤之大罪也。然細察丹麥情形。實亦不足深咎。蓋是等新來丹兵。見其國家陷於累卵之危。忠君愛國之志。勃不能禁。惟有不顧身命以維持之。遂相集而組織義勇團。此等兵士。未嘗一服兵役。不知戰規軍法。爲何物者也。涅爾孫不知實情。大憤丹人不法。怒髮衝冠。瞋目而呼曰。敵之無狀。不堪言矣。速放火船。一炬焚之。

先是英國艦隊之向哥品杭港也。丹國危急。迫在旦夕。太子親至礮臺。督將士。身至陣前。獎勵士卒。愛國熱情。更加數倍。國民咸願効死。輕生命以防戰。其中丹艦（影特列鐵）之艦長宋拉嚴。督艦隊奮戰不撓。馴致旗幟盡裂。檣桅悉斷。艦兵死傷無算。僅餘

大尉一人。與軍曹一人而已。宋拉亦負重傷。太子在臺上。目擊慘狀。顧謂左右曰。誰能代宋拉而督（影特列鐵）艦者。大佐斯溪羅特爾西方病。強起侍太子之側。苦聲對曰。臣請代之。奮然蹴起。挺身突進。若盡驅其病魔焉者。乃直乘（斯特侖）艦。舉手麾在端艇者曰。速來守此艦。言未畢。礮丸飛爆。傷其頭顱。嗚呼。力疾從公之勇將。猝然殞於甲板上矣。其部下大尉某代之。督艦兵矢願粉骨碎身。竭力防戰。丹將比列摩士年僅十四歲。容姿艷麗。翩翩一美少年。然其膽大如斗。猛勇異常。其臨陣也。誓殲敵將。督（特列克羅挪）之臺兵。而狙擊涅爾孫之旗艦。（耶列舫脫）連發其最猛烈之彈丸。蓋陸上之礮臺。雖皆能盡其責。而比列摩士所督之（特列克挪）礮臺尤極剛強。英艦無一能近其臺下。於是涅爾孫欲先破壞此臺。以止其猛烈之礮。下令各艦合擊（特列克羅挪）礮臺。彈丸亂飛。矢石雨注。然比列摩士勇氣益倍。毫無屈撓之狀。涅爾孫立於甲板。見其奮鬪。不禁歎美。低聲獨語曰。妙齡能戰。真難得之傑士也。如此勇將。我軍果有幾人乎。

午後三時。礮聲稍竭。濃煙四散。天朗氣清。獨丹艦（空佈羅克）奮戰未已。礮丸之發益烈。艦長布羅司爲敵彈折其右臂。苦痛不堪。水夫等負之上岸。於是大佐林閔代布羅

司督戰專向（耶列舫脫）（克那通）艦猛擊。然審情察勢，勝敗已明。丹艦或破壞，或沈沒。英艦猛不可當。無數礮彈如白雨跳珠，亂落艦上。丹兵死喪殆盡，已無生之氣矣。日暮，礮聲絕響。硝煙四散，激烈戰爭一時似堪結局。詎料丹艦（空佈羅克）忽被敵彈，竟然大火烈焰蔽海。黑煙衝天，令人悽慘。（來波克）一艦，兵士悉傷，檣桅悉折，門礮悉落。不堪戰鬪，逃匿港口。未幾沈沒。（阿克爾朽司）一艦，其要部亦大受損，船體半覆，退走之際，誤擋沙灘，遂漸沈沒。

第十章 涅爾孫贈丹國太子書弗勒得力加格宋齋使命至丹軍

涅爾孫之用兵也，勇猛强悍，非勦滅敵兵，至死不止。然其待人，頗富惻隱之情，故於此休戰之間，退於艦室，手裁一書，寄於丹國太子曰：昔我艦隊之決死而出軍也，英王敕臣曰：擊破丹國，汝所當報於朕之職務也。然丹國若不欲抗我，則宜待之以慈愛仁惠。今防禦海岸之貴國艦隊，悉撤旗以表降服之意，不待言矣。貴國岸上之礮臺，猶且礮擊不止，此固出於守國之衷情，我豈敢咎？亦惟以兵力屈伏而已。雖然，貴國礮臺之礮丸，悉未傷我艦隊，皆爆落於我所捕獲之貴國軍艦。但見貴國降兵之血痕腦跡，狼藉於甲板上而已。嗚呼，豈非慘中之慘，酷中之酷者乎？夫降兵如窮鳥，既全泯其敵意，即

託生命之保護於我者也。夫窮鳥入懷，猶夫猶不殺。僕雖不敏，略解仁義，豈忍束手坐視乎？況早有國王之詔敕乎？奈貴國不能諒僕之意，礮臺猶攻擊不止。僕之所以舉捕獲船與降兵而付於灰燼者，誠出於不得已也。至於愛國之志士，僕所素好，區區微衷，竊欲救濟之矣。請貴國一熟籌之。書終，將收入封筒。一兵士直呈糊於涅爾孫。涅爾孫曰：糊猶不可。爾其至外料室，將蠟燭持來。尋溶蠟燭，以蠟密封之，押以巨大之封印。曰：際危急時，欲寄書於敵將，宜十分鄭重，十分注意，以示胸中之綽綽也。

涅爾孫此書，由英人蘇盛記錄中摘錄者也。然法國之所記者，則又大異其要旨曰：涅爾孫贈一書於丹國太子曰：貴國速容我，請以脫北部之連盟，速與英國講和，使英艦之破損者，入於貴國之船渠，以修理之，使英兵之負傷者，入於貴國病院，以加療治。今自其各種記錄徵之，蘇盛所載，差得其眞，而法人之說，未足憑也。

涅爾孫之致此書也，以艦長弗勒得力塞希加爲使節，使持白旗，赴於敵陣。於是弗勒得力塞希加乘小艇至海岸，相見於岬頭之一礮臺上，奉呈丹太子。懇懃達涅爾孫之意見。是時英國艦隊再開礮擊，猛向丹國木艦發射激烈之礮丸。遙見使節之向臨敵陣，乃中止。而勇武絕倫之丹國軍隊，重受損傷，不能再戰，遂亦中止。惟（特列克羅拉）

之礮臺。其構造較爲鞏固。且其守兵勇猛剽悍。激戰數刻。尙未沮其兵氣。故當敵使與太子相見之時。慇懃議定休戰。而新守之兵依然猛發彈丸。痛擊英艦。涅爾孫於是甚怒。(特列克羅拉)之頑抗。率部下各艦潛擊礮丸。肉薄臺下。乃新守兵士連戰不絕。礮臺勢力益加強盛。猛勇之涅爾孫亦無可如何而已。

第十一章 丹國林特賀戎至英軍會見拔格

英軍毅然難犯。丹軍勢力次第衰弱。其軍艦皆被捕獲。其礮臺悉罹破壞。已岌岌可危。其盡防禦之方法。拚生命以死守者。僅有(特列克羅拉)一礮臺而已。於是涅爾孫竊思。以爲雖有一礮臺。尙未陷落。然我軍銳利。燎如堵火。歷若指掌。又恐逆風之起。不若先使各艦退出險阻之水道。乃下令於各艦。將欲轉於背後。蓋涅爾孫觀測天候。豫知後刻必有逆風起也。時丹國司令副官林持賀戎奉太子命。持白旗招搖岸上。棹以小舟。望涅爾孫之(耶列舫脫)旗艦進行。於是死戰之(特列克羅拉)礮臺驟停發礮。蓋(特列克羅拉)礮臺擊戰五時間之久。其中四時間最逞猛烈。抗敵英艦。終始全其分職。及接太子之命。乃中止其礮擊。

丹國太子得涅爾孫手書。喜其慇懃盡禮。亦欲從速休戰。特以相傳尺素。未能盡解其

意。因遣林特賀戎往英營。欲遂伸其熟議。涅爾孫迎見丹使。導之艦室。正其威儀而告曰。余之所以欲休戰者。出於仁義。不忍視無辜生靈。空遭慘死於礮射之下。又曰。我捕獲丹艦之負傷者。皆愛國義士。其忠勇洵堪稱尙。不幸負此重傷。遂爲我軍捕獲。實可憫也。余深望負傷者得早登岸。速施療治。則余之捕獲船艦。可燒棄則燒棄之。可持去則持去之。最後復更其言語曰。余深望速恢復兩國之和平。再結從前之親交。使關於戰鬪之惡情。悉掃蕩之。

涅爾孫更令弗勒得力塞希加使齎答書。隨丹使赴敵陣。於是弗勒得力塞希加持白旗。再赴丹陣。謁太子。議講和條件。斯時。丹國人心激昂慷慨。但知戰爭。有狂奔者。丹太子。慮狂漢之或加危害於敵使。乃傳命當局有司。嚴戒道路。并遣派兵士。以護衛其前後。因得安然無事。

當此休戰之際。涅爾孫以先鋒艦。損其帆檣。失進退之自由。動則不免沈沒。欲脫此危險之水道。遂下令盡退各艦。於是各艦交轉船首。徐徐而退。(摩拿克)艦先退陣。操縱之際。失其鐵路。突然擋於沙灘。然隨後之(幹基)艦。速力過之。忽衝突其腹。因而震動。得脫沙灘。可謂意外之僥倖。(克挪通)艦經過水道。得退於本隊矣。涅爾孫之旗艦。

(耶列舫脫)偕(的筏昂)艦。啣尾而行。均擋於沙灘。距(特列克羅挪)礮臺僅一里。艦員竭力不能復轉一步。(抵西利)艦亦誤擋沙灘。其位置與曩擋沙灘之(伯羅拉)艦。相去不遠。

旣而弗勒得力塞希加復命歸隊。丹國使節林特賀侖隨弗勒得力塞希加重至。(耶列舫脫)旗艦英丹和議行將開陳矣。然(耶列舫特)以曩擋沙灘不能敏捷。涅爾孫遂轉乘他艦。引丹使赴司令長官拔格旗艦。旣達艦內。紹介拔格與丹使相見。始開和平之議。懇談良久。

第十二章 涅爾孫大賞丹兵武勇 英丹議休戰之期

第一次之會見將畢移時。各開胸次。縱其談笑。和氣藹然。溢於一室。非復相殘之仇敵矣。談酣。涅爾孫向丹將極口賞贊丹國之武勇曰。此役也。我以爲提鞏固之艦隊。肉薄貴國之礮臺。奮擊突戰。使貴國爲城下之盟。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耳。然貴國能固守其礮臺。不使我兵侵入陸上一步。加之激戰涉五時間之久。絕無困憊。每經一難。勇氣加奮。何其壯也。夫法國者。大陸惟一之大國也。兵強國富。較之貴國。其大小廣狹。奚啻霄壤。然使法國處貴國之地。恐難支持一時間矣。余經大小百五戰。如今日之苦戰。殆

未嘗遇也。

激戰漸休。英艦皆於徹夜持去捕獲船。及捕拿物。整其準備。擋於沙灘之軍艦。力爲脫出。四月三日黎明。除軍艦（抵西利）之外。悉得脫出沙灘。

講和條件。涉五日之久。猶不能決。英軍遂檢點捕獲船而燒棄之。其送至本國者。僅六十門礮艦。（火爾顛）一艘而已。蓋其他捕獲軍艦。概被破壞。假令修繕。終不適戰。斷之用也。

四月九日。和議漸次結局。定十四週休戰之議。決丹麥遂從英國之要求。誓脫昔與俄瑞二國契約之三國連盟。

英國艦隊。送囚虜於海岸。悉交還丹軍。丹國亦許英國艦隊入哥品杭購買薪水糧食。且許其碇泊海岸。得稍休息。

此役激戰涉五時之久。兩軍死傷頗多。其結局。英國艦隊博取大勝。可勿具論。然始終苦戰。其傷死者。不下千二百人。丹國之死傷者。殆千七百人。合算囚虜。總計及六千人左右。

此海戰未達於最終之目的。而兩軍已訂和休戰。勝敗未決。不能與以絕對之判決也。

然英國常立於攻擊之地位。丹國常立於防禦之地位。英國除丹國一礮臺外。盡破壞其要害。且其軍艦。概被捕獲。雖然。以丹國之軍艦兵數器械。較之英國。其堅脆衆寡精粗。不待贅言矣。乃能嚴其防禦。英兵不能侵入陸上一步。奮擊力戰。遂得全其都城。世之傳此敗者。皆嘉稱丹國之勇悍。富敵愾心。故毫不損其國威也。豈非古人所謂雖敗猶有榮者乎。

初英國海軍大將品盛脫伯。奉本國政府之諭令。當視察戰況之任。搭乘拔格之旗艦（倫東）於是涅爾孫以英丹和議告成。赴（倫東）艦。見品盛脫伯而謂曰。當接戰之始。司令長官拔格。揭三十九號旗。令我退軍。而我決不受命。違法之罪。請受此罰。希閣下裁其罪。品盛脫伯默然良久。熟視涅爾孫溫語慰諭曰。將帥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子之違抗軍令。猶其小焉者耳。不然。安得博此大勝乎。天下何國有罰功臣之律。子請安心。拔格亦深悔前失。見涅爾孫握手謝曰。非足下武勇。安得今日之面目乎。誠不勝感謝之至。雖然。余之所以揭撤兵旗者。不過欲足下脫水火之危而已。敢有他意。區區微衷。請幸諒我。

第十三章 拔格欲襲擊俄小艦

涅爾孫乘小舟尾追本隊

四月十二日。司令長官拔格使負傷兵士。搭乘捕獲船（火爾斯顛）及其本隊之破損船二艘。送回本國。尋拔格欲便其大艦之進航。乃排除艦內之大礮數門。移於運送船內。部署艦隊。進於松特峽內。水路直指巴爾溪克海。蓋英艦之出巴爾溪克海也。常以松特之海峽爲其順路。然丹國堅扼其口。不許英艦進入。故不論航路之遠隔。必迂回於巴爾支海峽也。今既與丹國和。破其平素之例。突取意外之航路。隊伍整齊。旌旗輝映。數十船舶。舳艤相噏。成一直線。突出於巴爾溪克海上。瑞典俄羅斯諸國。均出其不意。未戰之先。早沮喪其兵氣矣。

當是時。俄國之小艦隊。屯集列濱爾。欲合碇泊格爾克羅拉港之瑞典艦隊。然因格爾克羅拉港。位在北海。沴寒之地。而凍冰充塞通路。無由達其目的。故翹首跂足以待東風解凍之時。於是拔格有奪人之心。乘其未與瑞艦相合之先。一舉破之。親督艦隊。指列濱爾進軍。英艦隊如此神速。俄國自度其勢。不能抗敵。故不待交綏。已乞降於軍門矣。

人之性情。非臨危際變。不能識其眞相。宜哉。涅爾孫特有之美質。剛果勇決。於此進軍之時。而自露其鋒鏑也。蓋此進軍。在俄艦未備之先。欲掩擊其不意。事頗過急。故各艦

狼狽。不暇整備。其中涅爾孫之旗艦。(盛脫約基)針路失宜。不得不耽時勞力。避曲折迂回之沙灘而進。費去無數時間。無數勞力。故司令長官拔格率其餘艦隊。前進數哩之遠。其在後者。不易出於沙灘。涅爾孫忿激之情。不能自禁。雖親操楫櫓。獎勵士卒。忽而逆風大起。波濤洶洶。掀簸船首。使船體左右動搖。無由定其針路。卽熟練之水兵。亦無策可施。徒相顧茫然而已。

丁此困難進航之時。忽一艦來。齎以風說曰。瑞國艦隊。破冰出於海上。將與俄國艦隊相合。此風說傳於艦內。涅爾孫奮然躍出於甲板上。厲聲呼曰。危機迫於目前矣。遷延而費時間。致後戰期。有何面目以見拔格。乃棄所乘之(盛脫約基)。轉乘六挺櫓之小船。使熟練(伯羅拉)之艦長布乃亞利操針。親率精兵。冒險突進。然此時拔格指揮之艦隊。距海上已有二十四里之遠。故涅爾孫乘小舟。尾追遠距離之艦隊。惟冀能達其目的而已。

旣而小舟漸出沙灘。大風警作。怒濤澎湃。掀於船側。其危其險。殆有不忍言者。及日云暮矣。暗淡慄冽。寒氣徹骨。不可忍耐。先是涅爾孫棄其所乘本艦。遑遽之際。失其外套。一水兵謂涅爾孫曰。夜間寒氣逼人。請歸本艦。予持來可也。涅爾孫止之曰。當此呼吸

存亡之時。於外套何有焉。遂不攜帶。及是布來里恐涅爾孫或冒寒氣。脫已外套以進。涅爾孫婉卻曰。猛進氣熱。不覺其寒。更轉問布來里曰。本隊已發於波倫賀戎否。布來里答曰。余意尙未至波倫賀戎。更忍少時困難。追及之。決不難也。涅爾孫曰。本隊旣發於波倫賀戎。余惟乘此小舟。以遠追於格爾克羅拉耳。蓋格爾克羅拉。瑞國艦隊之碇泊地。其距離殆有一百五十里之遠。

夜半漸抵波倫賀戎。本隊尙滯留港內。至是始得與拔格會合。

當是時。俄帝波羅已崩。亞歷山大一世繼位。頗願全歐和平。是以遣使請和。重敦英俄舊好。瑞典亦悔禍之延。忽與英和。而巴爾溪克海上之拔格。及涅爾孫之運動。於茲告終。乃哥品杭一戰。卒排除歐洲北海之妖雲。三國同盟。遂至瓦解。

夫以至精至銳。天下無敵之英國海軍。戰勝於微弱之一小丹國。固不足誇。雖然。此役也。實涅爾孫百五戰之最大苦戰。其受破壞損傷。遠在尼羅海戰之上。且此戰勝。不獨大有功於英國。亦大有功於全歐也。蓋使俄瑞丹三國。新組織同盟。以抗敵英國。則彼我之勢力。各不相下。必至禍結兵連。國力疲弊。自相傾倒而已。徒使拿破崙得於其間。統一地中海沿岸之諸小國。以全力捲地而北向。乘英俄共疲之後。坐收漁翁之利。則

不獨關英國存亡。實全歐之安危所繫也。幸涅爾孫果斷。於三國艦隊未行連合之先。襲擊丹國。哥品杭一戰。竟挫其鋒。餘威所及。遂使俄瑞二國。不戰而屈。其功偉矣。吾故曰。哥品杭之戰勝。實有大功於歐洲全土者也。

第二編 後海戰

第一章 後海戰之原因 英國內閣大臣之失德

千八百一年之海戰。乃第一海戰也。迨千八百七年。英國復以强大艦隊。護八千陸兵。向哥品杭進發。是爲第二海戰。本章敍述其原因結果。因與前章所述。分爲前後二海戰焉。蓋此海戰之慘酷。更甚於前。其攻擊歷四晝夜之久。圍哥品杭數重。遂使慄悍決死之丹兵。策盡力極。至爲城下之盟。

弱肉強食。天下之通患。此不可避之勢也。然英國之兵。再加丹國。亦可謂非仁義之師矣。豈一國之行爲。與一人之行爲。其道德之制裁全異。一人之行爲。雖明背乎倫理。豈以之爲一國之行爲。則反適於德義乎。抑將以道德爲天地自然之大則。無論應用於如何事項。決無異其制裁之理。一人之行爲不正。卽一國之行爲亦不正乎。是宜深究之一大問題也。雖然。本章主意。專在記載彼我之戰況。故無暇解釋倫理問題。

精練海軍。無敵於天下。掌握全歐之海上權者。英國也。必仇視強立之蕞爾小國。再舉無名之師。不解德義之甚者也。可斷言之曰。英國之行爲。戾於人倫之甚者也。當時英國國民之有心者。皆排己國之行爲。沿至今日。亦無一人不愧此惡行者。每言及此事。罔不赧然顏汗。蓋使英國出此非義之舉。冠之以無雙之惡名者。實當時內閣諸大臣之罪也。

先是俄聯於英。以敵法國。反對拿破崙。屢動干戈。然依千八百七年溪爾西德之條約。葛藤漸解。已組織鞏固之同盟矣。至是俄帝亞歷山大。自執裁決之勞。欲調和英法兩國。以恢復全歐之平和。特派遺使節於英。具陳利害。斡旋頗力。英國政府。漠然置之。堅拒絕其勸告。爾時加斯脫列漢尼爾格泊西巴爾諸公。並列英國內閣。殊蹈襲前總理大臣皮德之政略。以法國爲世仇。誓不兩立。要之諸公。仇視法國之點。雖巧學皮德。至於施行政略之伎倆才能。無一能類。所謂效西施之顰。全失其眞者也。宜其以兵加丹國。而貽英國以千歲之惡名也。

英國內閣諸公。見法國勢力。如旭日升天。驟驟乎日加光耀。英國勢威。日形減色。不啻爝火之無光。故欲利用其得意之海軍。一破敵國之膽。以博赫濯之聲望。藉以振國民

元氣使歐洲列國悉脫法國羈絆而立於英國下風。

屢受英國最慘攻擊者。丹麥之半島國也。英國於千八百一年。蹈司令長官拔格及司令副官涅爾孫之轍。以强大之艦隊赴哥品杭。欲決死戰。以屠敵城。然其攻擊之意志。非專欲懲戒丹國。實欲發揚己國之武威也。乃特傳命於司令長官曰。丹國若不許我要求。將與以大損害。當比前役收數倍之效。任行如何虐殺。決非所問也。

先是丹麥新加於拿破崙所畫計之聯盟。對於英國。暗表敵意。然當時英國之感情。極示虛心。毫無異於平日。是以丹麥不備。迨其危機迫於眼前。英國艦隊。整其戰備。忽現出於松特峽上。國內始大騷然。人心懊惄。有如鼎沸矣。

英國之所責問於丹麥者。專在海軍。以其足助法國艦隊之實力也。要之英國自千八百一年之海戰以來。全欲丹麥爲屬邦。事事物物。爲無理之干涉。不欲使丹麥有一艘之軍艦。豈非壓制之甚者乎。

當時丹麥雖加入法國同盟。不過爲法國之威力所脅迫耳。故其實際。守嚴正之中立。新加盟抵爾西德條約。而不從大陸封鎖條約。意謂與其疑於英國。毋寧疑於法國也。使其陸軍大半。屯於合列斯。嚴守國境。暗對法國加戒嚴矣。英國此時。其最得策者。

陽雖與爲敵爭。陰實深與丹國訂祕密之親交。與其以己國政略。屈伏丹國。孰若使法國代爲攻擊之爲愈乎。彼必濫用其權力。以逞鷙梟之欲。則惡名終移之於拿破崙矣。惜英國計不出此。專欲剿絕丹麥海軍。丹國亦不能不以用之於法國者。轉加於英國矣。

然師出無名。非計之得。英國亦自知之。以是宣言曰。丹麥新加盟抵爾西德條約。對於我國。表其敵意。我苟袖手傍觀。任其所爲。丹國艦隊必合法國艦隊。以圖我矣。故不得不於彼未發之先。一舉而破之。以翦法國爪牙。要之我所以再舉兵襲丹者。乃防衛我國生存上不得已之方法也。嗚呼。英國喜惡如此。安有正義公道哉。

第二章 英國海陸大將出軍 加克松勸丹太子降伏

千八百七年七月下旬。英國海軍大將翰畢亞率戰艦二十五艘。中軍艦四十艘。運送船三百七十七艘。直指丹國進發。船中附載精銳陸兵二萬餘人。陸軍大將格士加特督之。途中遇出陣於司特爾山德之陸兵七八千。凱旋歸國。遂併合之。兵勢益盛。時丹麥陸軍概在合列斯。其留而警衛國都者。兵數極少。英國海陸司令官偵知此事。乘此虛隙。欲於援軍未來。突進於哥品杭。一舉而占領之。於是大會諸將。議定軍略。曰。分

全艦隊爲二隊。其一隊占領別爾支而屯於合列斯顛。遮斷丹軍歸路。使不能援哥品杭。又一隊護二萬八千陸兵。進航於哥品杭。使陸兵於敵城之左近登岸。應由四面掩擊敵城。

八月三日。英國艦隊司令長官輸畢亞。傳令海軍少將革支率一小艦隊。進發於別爾枝。使斷其內地之出路。自督一隊。突出於松特峽口。艨艟數十。望哥品杭進航。旣而由松特峽內。直指耶爾西洛亞。暫爲碇泊。特命加克松以使節。赴於敵城。見丹國太子。勸其降伏。蓋以丹國太子勇武絕倫。才畧異衆。兼精通兵學。代國王任軍務總督。宣戰講和之大權。一握於其手中也。於是加克松持白旗。入都見太子。具傳使命曰。我海陸兩司令官奉國王命令。問罪於貴國。擁大軍以臨貴國境。貴國若不欲戰。其速許我要求。謝過講和。且我國向貴國所要求者。決非奢望。但願獻我陸軍以克侖巴古之城塞。獻我海軍以貴國之艦隊。足矣。雖然。我國決非貪掠是等物件。只以擔保和平條件。不過一時押收。待至恢復全歐之和平。再還付貴國可也。

此無禮之要求。古無其例。固蔑視丹國之甚者也。雖嫺於外交之丹國太子。亦怒不可遏。換其平素之圓滑沈著手段。滿面濺朱叱曰。恃權力以逞暴威。加兵弱國者。天下之

通弊也。然如貴國對於敝邦之舉動。實爲古今歷史所罕見。余敢斷言貴國殘虐。遠勝於海賊行爲。無論如何之野蠻海賊。想此不當之要求。亦決不能出諸口也。足下勸我國與貴國同盟。不知足下之所謂同盟者。果有如何意見乎。徵諸往年。我雖與貴國同盟。不久卽寒空待貴國一年之應援耳。由是言色俱厲。意氣軒昂。凜乎有不可犯之概。加克松惄然如醉。終始默聽。不知言之所出。徐正其威儀。謂曰。太子何弄詭辯之甚耶。讒謗於我。亦云極矣。敝邦豈其然。粗解仁義。何至漫食其言乎。貴國若屈節敝邦。則敝邦始終保護貴國。置貴國於泰山之安。若貴國以與敝邦同盟之故。無端招法國怨妬。致蒙不測之損害。敝邦當出金以償之。幸勿挾疑念可耳。太子意猶未解。冷然答曰。將來損害。對我賠償。我明諒之矣。雖然。我若屈從此暴慢之要求。則我國之名譽。一朝掃地。名譽上之損害。決非區區償金所能購者也。貴國將以何物償此現在之損傷耶。加克松語塞不能答。熟視太子。知其終不可動。無已。乃拂袖而歸本陣。嗚呼。和平之望。於茲全絕。慘酷之苦戰。又不容已於後矣。

第三章 哥品杭丹兵被圍 格斯加特遣使勸降

堅守哥品杭之丹兵。其數不過八千人。是等守兵。受正式之訓練。乃嚴肅之精兵也。其

餘概係義勇兵。學生市民等所集合。訓練未熟。爲日尙淺。自其全體而論。則不得謂爲完全之軍隊也。

軍隊雖不免有欠缺。而愛國之熱情。則鬱然溢於隊中。上自將校。下至士卒。皆謂與其退而忍虜。因之屈辱。毋甯進而殉於國難也。傲然扼腕。睥睨敵陣。腰間秋水。戛戛有聲。於是城內及海岸各處要害。新築礮臺。造壁壘。以崛強之勇兵守之。灣內航路。或浮大小船舶。及各種浮礮臺。或使水底深沈。防材嚴防。英艦突入。然丹國艦隊。一懲千八百一年之敗。二知英國之目的。專在捕獲軍艦。若爲捕獲。必被轟沈。故皆深潛船渠。不敢輕出。要之丹人所占之處。據險扼要。以防敵之衝突。故英軍專出礮戰手段。列陣甚遠。猛發礮彈。則無術以防之矣。

丹國太子。親臨各處陣營。及其礮臺。指揮士卒。日夜督促。嚴修準備。旣而召大將畢曼委以軍務全權。且告之曰。英軍大舉來侵。我國兵寡。防之頗難。都城存亡。迫在旦夕。余將單身赴合列斯顛。統率屯集彼處之陸軍。應援都城。留守者惟足下是賴。希足下城存俱存。勿妄降於敵軍也。畢曼者。智勇兼備之良將。夙蒙太子信任。旣接此命。感激不能自禁。揮淚答曰。臣雖駑下。必盡其死力。固守都城。以待殿下來援。臣苟不死。何憂都

城之陷於敵乎。

太子更下命於將軍加田斯的瓦特。召集陸兵屯於西戎德。使助畢曼共守都城。其處置後事。可謂無微不至矣。遂單騎向合列斯頤進發。然加田斯的瓦特所召集之一隊。未經訓練。不諳紀律。所謂烏合之衆也。其對於精銳之英軍。如引羣羊於猛虎耳。故守哥品杭之丹兵僅畢曼指揮之八千軍隊而已。英使加克松辭丹軍而歸本營。進擊之信號旗忽懸於旗艦檣頭。各艦交相拔錨。而此積屍流血之慘狀。忽反映於眼眸中矣。二萬八千陸兵。搭乘運送船。爲强大之艦隊所護衛。勢不難上於哥品杭北岸。原此軍隊爲勇銳之赫希安人。其中稍雜以臨時投於英軍之日耳曼傭兵。軍隊組織甚爲完全。兼之陸軍總督格斯加德目中無人。此微弱之丹兵。固未介意。然敵之防備頗極嚴峻。如欲恃勇肉薄敵軍。恐陷於意外之不幸。其先鋒旣近敵壘。未敢妄攻。於是大會諸將議曰。敵皆固守不動。攻之之策。不在突入。而在礮擊。因以礮兵分配城外要處。轟其四圍。使都城包於硝煙彈雨之中。丹人若猶不降。惟有火其全都。歸於焦土而已。夫火箭發明。始於大佐空格利布。應用最慘酷者。則以此役爲嚆矢也。

格斯加特日夜督率工兵。於敵城左近。建一礮臺。築大礮六十八門。其中有四十八門。

爲舊礮蓋此礮臺。位置得宜。故一時各門礮口。發射猛烈之礮彈。轟然爆落於敵城中。其死傷損害。殆不可計。守城丹兵見此狀況。驚英兵之機敏。雖貌爲鎮定。而五內震駭。轉有不勝恐怖者矣。

九月一日。格斯加特更遣使節至敵軍。見敵將畢曼言曰。我軍戰備悉整。期於詰朝。實行環擊。將一舉而蹂躪貴城。足下若欲救全都於火焰之中。則請獻我以哥品杭灣造兵局。及艦隊。以講和。若徒逞一時血氣。好爲其難。行將簡我戎師。毀乃城壁。當此之時。雖欲肉袒牽羊。以求城下之盟。不可得矣。聞之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則以姑息。爲足下計。曷若早自見機之爲愈也。畢曼不聽。指揮烏合殘兵。立於孤城。以逆猛兵勇卒。明知不利。特太子言猶在耳。深銘肺腑。決不欲重負所託。降於軍門。加之市民之業工商者。亦怒英軍無道。精神激動。各拋業務。荷銃從軍。陸續進發城內。畢曼之意志益決。遂欲試其防戰。以示丹國勇武。毅然拒絕其勸告曰。此際復何所言。請速歸本營。以報總督。一發礮聲。卽是我答語也。

第四章 哥品杭苦戰 總督畢曼乞降

九月二日。薄暮。陸軍總督格斯加特。忽下進軍之令於全軍。於礮臺上。準備大礮。隨後

交切其礮口。發射猛烈之彈丸。震撼天地。烈丸火箭。及其他之飛道具。如雨如霰。猛薄敵城。丹軍大將畢曼傳令應戰。連裝連發。應以最激烈之礮。然英軍皆嬰於礮臺側面。故其彈丸。概被牆壁所遮。不能奏效。英軍礮擊愈烈。慘怛血戰。互於半日一夜之久。殆無一刻間斷。丹軍積屍盈城。血流如泉。外部城壁。概被破壞。彼決死之丹兵。至此大沮喪其氣矣。翌三日午後。格斯加特條傳休戰之令於全軍。使四圍止其礮擊。蓋其意志。欲予敵將以暫時之猶豫。使更熟籌其和戰也。

於此第一之礮擊。丹兵死喪數百。加之大佐空格利布指揮之下。自英軍發射無數火箭與破裂丸。暴落於府城各處。巍然聳於空中之建物。無論其爲寺院殿堂邸宅。盡包於炎炎火焰之中。哥品杭府。幾有全歸一炬之歎。老幼男女。呼號不絕。其悲愴慘怛。令人魄褫魂銷。畢曼乃神色自若。毫無驚怖之態。指揮城內丁壯。奔馳縱橫於火焰中。盡其全力以撲滅之。火災漸熄。且鎮定城內丁壯。自激戰以來。凡百勞瘁。形神衰弱。元氣消耗。有不堪再用於戰鬪者。然畢曼因堅與太子約。更欲試其最後之防戰。會衆諭曰。敵之所以中止其礮擊者。卽勸我降伏之意也。今雖暫時被圍。後徐決其去就。尙未爲晚。況太子援軍。旣至於本城附近。請君等暫爲國家出力。乃下令於士卒。或修理堡壘。

之破壞。或配置新兵於要處。毅然決然。更待第二之襲擊。

格斯加特暫時休戰。以視察敵城之動靜。踰二三時間。見其無降伏之意。且有增益守備之狀。因再傳攻擊之號令於全軍。較前益猛。當此之時。英國海軍既悉捕獲灣內之丹艦。全占有其海上權。使全隊礮艦。近接海岸。以助陸兵。於是哥品杭水陸夾攻。陷於從古未曾有之慘境。其破壞之激烈。更非前海戰所可比也。

第二襲擊。自三日薄暮。延及五日午後。經兩日夜之久。絕無間斷。故丹都危甚。而府民多富於愛國心。敵愾之氣。勃然充溢闔國。豈有束手坐視國難者乎。男女老少。交提銃劍。立於城內。以死骸爲楣。數至十萬人。但運命所歸。終非人力可以挽回。忽而死者至二千餘人。老少占其大半。遠瞻宏壯之建築。及數百民房。將一炬而歸於灰燼也。於是剛勇無雙之畢曼。策盡力窮。惟叱咤睥睨於陣前而已。無辜生靈。枕藉前後。不勝其惻隱之情。壯大建物。歸於灰燼。難禁其惆悵之念。欲救此生靈。建物於慘毒之中。惟有忍淚吞聲。而降於敵軍也。時九月五日午前十時也。

丹軍既降。英國陸軍總督格斯加特率兵直入府內。見畢曼約曰。英軍爲整諸般凱陣之準備。祇占領哥品杭六周。且於此限期內。送所捕獲之丹艦於港內船渠。加以修繕。

然後齊之本國。既而已踰規定時日。英軍始以哥品杭讓於丹國。携其捕獲之軍艦。及其他之捕獲品。意氣揚揚。奏凱歌而旋。

丹人經此刲鉗痛深。經營多年之艦隊。一朝盡歸於英國海軍之手。而不留一艘。加之繁榮之國都。灰燼之餘。宛然有麥秀黍離之慨。切齒扼腕。慷慨悲憤。然亦空爲之太息已耳。

英國艦隊所捕獲之軍艦。有戰鬪艦十六艘。中軍艦及小軍艦二十艘。合計三十六艘。其陸軍分捕之大礮小銃彈藥等。不勝枚舉。英國艦隊欲齎是等捕獲品於本國。須運送船二萬餘噸云。可推知其莫大之多數矣。

丹軍損害如此其大。而英軍之損傷甚少。通計海陸兩軍。死者僅五十六人。負傷者僅百七十五人。生死未分明者。不過二十五人。夫丹國一半島國耳。固非英國之匹。其未戰之前。勝敗之數。固無待蓍龜矣。然丹人勇悍。富於敵愾之心。不受強國暴威。故未出六年。負英國而防戰者。前後凡二次。其前後於休戰之下。得以無事。訂定和約。至其後役。都府被焚。財物被奪。其結局也。至爲城下之盟。蓋不度德量力。妄與大國抗敵。或不免有愚勇之譏。然其介立於歐洲諸強國中。能維持獨立。不至爲所狎侮者。實其敵愾。

心使之然也。要之丹麥以武立國，卽以武維持其國，固與彼愚自畏尾，常伺他國鼻息，以決其去就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哥品杭海戰史終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首版

美 國

耶特瓦德斯邊

日 本

譯述者 越山平三郎

校閱者 鄱縣章起渭

必究
印存案書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鐵馬路橋北錢業會館西文昌閣隔壁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申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269B

~~461251~~